閱盡人情是九疑海濱寂寞好栖遲介推有母身猶健原憲無田歲復饑學道一身將絕粒携家八口共餐芝經綸公等方多事野老商山卧穩時

山公不用問苗萊宴息園焦日幾回文絕未如中散傲書成終謝馬遷才生來文字身爲祟老去英雄氣轉灰領得逍遥還造化敢云名姓已丹臺

寄倉宋文臣勳部兼東趙夢白考功

兩度緘題問隱居寒林風葉意蕭疎門前謝客堪羅雀江上垂竿不釣魚洞府願營千歲藥名山兼有

若一家書郎卿才子君同舍長憶河梁雪滿車

送呂王縄應召北上

堪慰趍庭捧檄情單車才子赴嚴程曉風秋渚蒹葭色晚店官橋絡緯聲八月露枝上天津五雲高

闕接華清甘泉扈從長楊徵采筆須君賦二京

屢夕官衙擬稿梧三年秋草憶蘼蕪又淹吏牘滄洲隱忽捧天書紫殿趨皇父仲山元補袞王孫洗

馬欽傾都皐囊先疏東南苦願議當平免歲租

寄曾昌默憲副二首

感來涕泣向鍾期深負生平國士知玉昆連城終
自信謗雖三至不須疑樓臺藥竈梅仙宅烟雨湖
舡賀監祠揮手英雄尋退步留侯爲爻赤松師
何言末路有含沙領得閒身鬢未華濁酒黃花過
蝌市荒村紅樹隔漁家老營井井惟洗藥賤似青
門不貴瓜負郭無田逢儉歲仙人傳法教餐霞

席上乖贈師惟審

少男眞依遠玩世東方尚苦饑薄俗誰能憐
我自癸知希江城雨後黃花冷海市霜
前紫蝀肥委巷不妨頻歌馬荒林未口戀清粳
鋪娶世法解天殘酒德文心轉自豪一夢此官眞
寢鹿百年何物勝持螯山中薛荔宜秋服湖上芙
蓉憶暮舡東帶猶然趨長吏輸予散髮卧江皐

哭王季夏太史四首

有酒難澆長恨端秋風颯颯敗崇蘭揮毫南國稱
才子待詔東方亦羨官七尺龍泉初出匣一堆馬
鬣已封棺流雲泡沫須臾事生死交情淚不乾

易列九關虎豹若爲通陳思莫愛遊湲國白傅應
嬰塊率宮形骨憊銷神不沒精芒夜夜指星虹

三年卧病住林園萬里旻家死國門短旆津梁牧
王節素車風雨易葬軒仙炊午店邯鄲夢鬼火秋
原潞水魂轉不如予貧賤好布衣漁釣老江郊

只尺鳥將朗紫宸誰知鵬已上永摩介推有母身
難死伯道無兒家復貧浮白尊空賓客散流苦穢
冷淚痕新百年脩短君休恨遺草應爲千古人

武陵龍君超入四明省且尊公伯貞先生遂

視弟君善永嘉因遊天台雁宕諸勝賦贈二
東郡趨庭日檢書西堂夢草復當車蟾蜍濆月明
河夕蟋蟀涼風碧樹初愛屐不辭仙路杳一瓢轉
與世情踈永嘉見說多靈藥昔歎青精手自鋤

金庭玉室接丹丘勝具真稱許遠遊落日寒山逢
虎跡斷虹飛瀑掛龍湫松花仙釀空壇寂楓葉禪
衣古殿秋康樂由來愛林澗小謝長

王百穀賦螃桃篇寄壽老母倉謝二晉

茫茫吳越隔風烟夏甫深居士室年長憶石湖青

雀舫投來瑤水白雲篇妻賢自下機中錦母在元無綿上田隱士初成身漸老凡心已盡骨應仙不分梅花解誤人清江且得學垂綸君言賀老非仙骨我信王珣是佛民聞說禪心今寂寞惟來綵筆尚嶙峋四方災異時時有何處青山好避秦

奇訊龍君普三普時伯氏君超南行

莫爲卑栖歎一官輸君聖領水雲寬秋風寶劍芙蓉匣夜雨空盤菩薩巒孤寺潮迴龍藏逈千林木落雁峰寒遥知兄弟裁詩處南國同登上將壇

司馬何人薦子虛安仁政得賦閒居曾因學道探金簡豈媿橫經坐石渠秋浦蠏肥供濁酒夜窓螢冷墮殘書剡溪水與東嘉接訪戴風流我不如

秘壇仙籍而知名共羨君家好父兄語就阿戎情更愜詩傳小謝格尤清野人自愛黃花徑素業深憨白社盟太王容成靈蹟在向來何洞坐暮桁

贈王初陽道人

赤松行雨窮封烟從古英雄合是仙海上九還金骨就遼陽百戰鐵衣穿風腥胡血朝揮劍月黑邊

汐夜控弦辭賞歸來呵醉尉將軍四壁物蕭然
入道惟心莽未平對君四座颯風生白猿劍術空
中見玄女兵書匣裏鳴寒北虜人猶問姓江南藥
肆好藏名朝廷水旱方多事且訪安期住赤城

九日同龍伯貞郡丞登清道觀二首

佳節登臨泛菊觴翠微深處見丹房千尋磴道盤
空出一線江流抱郭長斜日山容烟漸紫寒林霜
氣葉初黃竹間戲對仙人局時倩松風掃石牀
上真司命有行宮霜落秋壇玉界空紅樹萬山連
海外白雲千頃似封中神仙笙鶴尋常過城郭人
烟只尺通玄賞生平端足愜與君揮手御泠風

湖草蕭蕭湖水平天青澹月浸寒城露華夜學陰
蘿色蟲語秋兼落木聲學道真成仙吏隱好賢深
見古人情不將歌吹妨名理物外相期縱嶺笙

秋日同伯貞使君酌顏應雷侍御宅

平橋野水路遙迤郭外青山面面垂橘柚寒香低
曲檻芙蓉秋色滿空波譚清玉塵情初洽啤對水

壺席屢移敢說相如能慢世井丹高緊是吾師

永明寺與伯貞先生坐語

寺門无落柱霜藤閒與君侯說廢興秋老紫苔生

卧佛日斜蕚葉映殘僧蠹魚古壁銷千藏風雨空堂暗一燈勘破此中須了悟昆明劫火向無憑

永明寺贈蓮舟上人

年深寺廢一僧孤梵行精持悟苾蒭門掩寒燈惟貝葉客來香供只伊蒲玄宗霍遣情塵有心印卓提佛性無漏累了知貧自好許君撒手到毗盧

龍使君馮方伯攜酒送余清道觀

提壺走馬送河橋覽勝因尋洞壑遥林木伐來山盡出天風吹得酒初消崖崩古殿埋秋磴日落寒江漲晚潮坐久白雲頻度檻丹楓黃葉映蕭蕭

秋夜舟中懷龍伯貞

平江落日泛清秋借得仙翁蓮葉舟楓樹乍丹嬌野騎蘆花如雪散汀鷗微風度曲衣裳冷新月當空露露收歌酌登艫望銀漢懷人良夜不同遊

冬日登呂調父祠部尊恩閣晚眺

仙都党崔在人寰飛閣層櫺落照間郭帶河流迴
曲岸樹吞雲氣失前山尊浮寒綠霜颯度簾捲空
青夕鳥還句踐臺荒王謝去恨無霸業駐朱顏

燕調父捧日堂

騎箕人去事虛皇捧日堂存挂夕陽雲霧自能逼
戶牖辭蘿漸可剪衣裳石逕落葉填深井池上寒
花媚曲房公子翩翩真愛客西園飛盖雜清商

調父王蘭堂即事

東閣圖書惜逝波西州臺榭枕山阿即看霄漢金
華客還憶蓬萊阮肇過

華遠漸喜階庭王樹多辭賦春雲供灑翰管絃夜
月引徵歌會稽門第推王謝人物全疑晉永和

調父辭葉園

爲園政近蓬萊閣好學時探宛委編徑路逶迤緣
避俗樓居縹緲欲祈仙白雲深隱燒丹竈綠水斜
通載酒船最喜黃冠來下榻清燈永夜細譚玄

謁禹陵

一授玄夷畫九州遂登大越會諸侯名山葬地留
冠舄香火齋宮肅鬼旒古碣千年蝕苔蘚神颿卜

里起松楸玉書金簡無消息日月蒼茫江海流

尋蘭亭

野鳥啼烟猿嘯霜蘭亭遺址問斜陽茂林依舊多修竹曲水何人泛羽觴終是銷沉歸氣韵亦知曠達等彭殤眼前誰復如王謝歎息空山落葉黃

徐良甫見訪飛仙觀賦詩投贈和答

漢陽太守擲金魚賀監祠旁好卜居祿過鄧容堪自免才如叔夜未應踈白雲閒借山中屐黃葉寒飛架上書倘許遨民稱社交不妨長日命柴車

君知物外有閒緣林壑逍遥及盛年愛客喜隣法酒肆好文留得貿書錢寒烟橘柚城隅路秋雨芙蓉劍曲船我欲修真焚不律與君樓上挾飛仙

贈御史大夫趙麟陽先生

朝端抗疏欲回天一往衙門十五年侍御賜環趨殿陛中丞持節撫窮邊垂紳遂總西臺憲聽履仍看北斗懸功在史霜姿氷骨脫逾堅安危諫傅在山中古栢烏啼憲府空意氣九天高擊鶚文章四海薄雕蟲書探神禹玄夷使家近真

人白水宮前禮黃冠爲上客細論丹訣印燊卿

贈劉肖華郡伯

若耶白水接丹梯劉寵重來守會稽大禹碑存秦

望下右軍池在戢山西鳴騶閣道松蘿應視事晴

窻雲霧低九間俗淳資卧理千巖萬壑待書題

朱旛熊戰諸侯貴紫禁鷄香即署才文學探書到

宛委神仙領都得蓬萊放衙盡日泉聲遠立馬平

岡雲氣來一月頌歌彌四野如今循吏屬鄒枚

趙公 蔡中邀餞登戢山

天風吹上戢山巔蒼莽波濤海色連路遠蓮臺經

回佛人行松頂挾飛仙寒花裁裁明霜蝶暮雀啾

啾遍野田越絶英雄今古恨白楊紅樹墓門煙

戒珠寺是王右軍故宅

畫棟雕梁結綵虹一朝捨作法王宮慈雲遠護珠

林外慧日高懸寶界中悟得浮生俱傳舍了知大

地本虛空都城甲第連甍起轉想千秋名士風

趙公雅文園二晉

小橋野水夾平沙只尺幽林隔萬家遠寺微風度

山蔡飛梭斜日隱城笳庭空宋橘垂朱實樹老煙
藤落紫花月白大聲真似豹滿身清露卧蕪葭

避俗爲園面碧岑幽人杖履得相尋露涼枯草鳴
蟲切水落殘荷游鯉深物外有期頻載酒丘中無
事可橫琴右軍自喜從玄度相向烟霞結素心

贈王時鳴山人 一首

君才應作鷹清秋出塞曾隨龍額侯帳下銕歌堪
倚馬軍中合樂試椎牛歸來門巷留孤劍肯使風
煙老故裘日日青溪紅樹裏登山屐齒釣魚舟

寄贈李使君

種藥栽花事事閒肯將軒冕棄紅顏春風幽塢辛
夷放秋水橫塘薜荔還客到開尊傾白墮興來乘
筆寫青山不因訪戴乘舟出村落經年只閉關

鄒彦吉使君邀同馮開之馬心易燕集真如

寺

使君燕客大湖東行盡溪橋入梵宮野騎驟驟紅
樹裏亂鴉漠漠白烟中殿含霜氣金幢冷香散經
聲寶界空錦帶不嫌居士服忘形真見上皇風

滿天霜月夜蕭森坐
石老一林竹色古墻陰
忝般若深何論平原期十日他季結社在東林

贈陳孟常孝廉

妻次爾才名起赤霄嗟余浪跡託宜寥曾連湖舫登
三竺舊識文章冠六朝吳子水犀橫檇李錢鏐強
弩射霸潮鴻都虎觀他季事莫爲玄亭歎寂寥

冬日經裴丞相故宅

非衣公識是前因日月光中現寶輪塵淨不漂羅
刹國道成得度寧官身千秋留敗慈航在三歎今
爲右寺隣讀罷豐碑荒草裏寒溪落日照荊榛

留別鄉彥士呂使君

繡虎雕龍未足云相逢只訂五千文樓船煙雨停
官舫湖上鴛央識使君情在可無思朗月道成終
白神孤雲天寒歸拾青橘子夢人浴江鷗鷺羣

長至日就李陳孝廉孟常邀同雲間彭欽之

長至開尊集梵宮天涯牢落歎飛蓬吹葭應律疑

徐孟孺郁孟野集真如寺

鄒衍投荒留賞有孟嘗公木葉蕭蕭映寒水雪花片片逐回風合歡此夕俱同調況復燈前舞袖紅

項文學兄弟邀集坐頭作

寒夜空堂坐二更清歌白苧燭花明朔雲釀雪爐添火孤月凝霜柝滿城歲晚短衣生計薄天涯長至客心驚相逢賴有盈尊酒莫問家山松桂盟

弃婦詞

夫壻殘緗妾織機天寒明月鑒羅幃朱顏老去心應變白首同歸事已非高沐暗銷愁裏髮淚痕滴盡嫁時衣幽魂欲化孤栖雁歲歲依君墓上飛

宿昔妻涼夫對妾如今富貴妾離夫春風刀尺催裁錦夜雨燈檠作繡纏入戶可堪調芍藥上山不忍採蘼蕪屢屢萬一君心悟何惜生前薄命軀

傅伯俊侍御自太原按節引疾歸輒東航海

朝補陀還訪余句甫余適遊蘭亭不遇却寄

二首

自郤神羊返使槎獸騎香象問恒沙因尋梅尉過

異市便禮如來到落伽電甲波臣扶一蒂珠衣龍

女聽三重思君跌坐潮音洞咲采名山小白花
遠來覺海問迷津歸到衡門訪隱淪西望終然慚
令尹東行豈不奏真人向聞剡水能思戴敢說花
源學避秦妻解烹雌母剉薦何緣掃逕遲嘉賓

就李喜遇傅伯俊伯俊訪余四明不遇而還
至就李相見抱病伏枕

吳越荒荒何處尋乘舟空自返山陰秖緣去住人
難晤飄使悲歡意轉深帆外孤烟迷極浦尊前片
月暗寒林可知身有維摩疾證得文殊不二心

贈同年胡杭州二首

才子朱旛列畫熊分符輯玉大荒東雲開海嶠千
門曙潮撼都城百雉雄湖舫笙歌菱葉雨官街香
粉桂花風君來深得江山助簿領應無辭賦工

宿昔令香粉署隣天涯相失在風塵君爲紫綬專
城客我作黃冠採藥民身事王皇應不賤家營丹
竈豈言貧鶴書迢遞三山近白日滄江一釣綸

贈鄒彥吉使君

當時咲別武夷翁短櫂清江五兩風許椽宦情遊

物外王甸蔡業在山中書成鴻寶真堪祕客望龍
門不易通閉戸幾年曾一出布衣南謁王虛宮
早學與公尋遂初生來傲骨耻邊緣黃花脱逕斟
名酒白日晴窓檢異書句曲山連都水隱梁溪家
近伯鸞居昔年曾共烟波艇鷗鷺真同野性踈
初修丹訣駐朱顏遠自青羊橋上還松吹儘堪娛
北嶽蒲輪無那強東山擁旄持節身逾貴歸地焚
香意自閒從古市朝稱大隱淮南叢桂未須攀
憲府兵符坐秀州庾公文采復風流蕪葭蕭颯凌
湖舫烟雨微茫人郡樓下里南音採菱榜士人
語近吳趨使君倒屣迎方外我已忘機狎海鷗

雨中與龍伯貞連舟之檇李

搖搖雙槳出深蒹最喜仙舟烟水同日落帆檣遥
亂浦江清簫鼓上凌空千家寒郭沉疎雨兩岸枯
桑吼夜風寂莫村酤無處覓譚玄啜茗一燈紅

冬夜與沈純父話舊

黃花細雨一尊前銀燭燒殘說往年君自南荒歸
折檻我辭北闕罷談天蒼茫世事堪嵩目須洞風

塵姑息肩安石東山知不久蹔時同領五湖煙
憤時憂國柰君何且狎孤雲住薜蘿旱歲青原秔
稻少霜秋紅葉蠏蝂多身閑自覓栽花譜耳熱曾
無種豆歌野館連牀風雨夕長安轉憶醉巨羅

冬日訪沈純父郊居

郭外幽居只數楹經年閉戶少將迎匡時不改永
霜色避俗仍多丘壑情千樹霜飈當檻落一灣野
水入池平風塵朝市休閒事風烟嶺表路間關白
細讀南華學養生

天青甫賜環萬死其如龍性在一官遂得馬蹄暫閒留賓自喜尊前淥閱世看
憐鬢未斑九列歸來家四壁著書且復理名山

贈金伯韶同年

壚頭憶別薊門煙轉眼飄零已十年達似劉伶爲
酒帝才如李白是詩仙人言豪士都無用我信長
林獸有緣世外清狂誰禁得萬山遊屐五湖舡

輓沈茂仁太史

蘭桂翻同秋草萎歲星金馬竟何之斷機露滓朱
顏淚故度霜縅黃絹辭老去延陵嘉觀博恨夢來元

伯汝南期何人對掌虛皇案新哭王生埋玉詩謂季鴈也

馮開之金伯韶載酒邀同陳伯苻夜泛得花字

景施載路鬼盈車天放賢豪理鈞槎帆影薄雲迷鴈渚人聲遠火逗漁家丁年行樂惟蓮酌子夜高歌人幕花醉卧蓬窓催曙色不知霜露在蕪葭

余伯佑公子携酒邀陪龍伯貞大夫登烟雨樓

朱欄遠近萬家連下瞰通波上接天傍郭酒舡邀落日滿湖漁火亂疎烟僧叅水觀堪成佛客借樓居即是仙坐到夜分人籟息寒沙孤月大颿旋

楊李別龍伯貞悽然有懷作

交情直在上皇前榮日驩同楊李舡豪素神來馳萬景園焦定去息諸緣朝行紅樹霜彌野夜泊黃蘆月滿天別後他鄉知已少僧寮佛火轉悽然

李玄白携酒邀同馮開之賀伯闇張文若項民逸酌天寧山房

寒夜香臺滿月輪相逢俱是素心人酒中逸氣超

三界世外清言斷六塵失路物情看轉薄論交我
輩脫逾真何當共結東林社木榻禪燈寄此身

訪項民逸太學賦贈

聞君才美思玄超入室泠然意也消書架而函惟
佛藏香燈半偈似僧寮天寒河上陵茗折歲暮山
中叢桂招對汝便堪忘逆旅人生何地不萍飄

項墨林招同沈純父馮開之諸君夜集

千載聞君清閟閣似蒙倣苑冤園文有千秋班馬在
書盡道紫雲連寶氣獸憐紅

燭照玄言生綃光研盼愉隃濕竹色梅香搖酒尊

贈萬參知 並寄鄒張二太史

落寞新雛勝舊知譚禪初地把金卮黃冠許邁差
卑似白業何充久見推貝葉經開香氣滿蓮花漏
永燭光遲君鄉故有廬山社願結他年物外期

豫章八百龍泓識仕路風塵多至人我昧大還懸
許邁君譚小品勝珣呢宰官不廢奉嚴嚴道果將
無金粟身寄語鄒張雙太史定堪三咲虎溪濱

訪李叔玄民部吳關

昔別軒轅百尺臺獸携雲霧卧蒿萊清猿自領壺
人旦野鹿常隨山客田無事日長身轉嫩有書天
遠音難裁如今尹喜爲關吏敢說青牛紫氣來
八日蒼江行李卓交河水合路應難繁霜疋馬山
橋折晚日孤城朔漠寒以我琴書逢落莫感君尊
酒數交歡故人若問歸棲事櫛葉裁衣籠製冠
贈張荒使者楊直卿給事
吳越頻年陷九苗歌成鴻雁事堪哀千家井竈無
煙火四野蒲蘆有草萊不是天王春南顧何緣使
者向東來海濱詔下人泣日月高臨痛獨閒
東南豈謂王恩偏杼軸誰憐條實可怜國計盡蠲山
澤賦重書大發水衡錢亟鑄天雨露銀河鴻動地風
雲王節傳手布陽和救沴氣即今臘雪兆豐年
五雲宮闕赤霄間萬里星槎碧海灣爲撫流離行
郡國暫辭供奉出朝班到來車蓋棠陰滿坐使閭
閻菜色還父老壺漿迎馬首歡聲如觀至尊顏
南服循良縮芭符東方來傳吏來蘇閭閻荒政毒
州梁慷慨流民鄭俠圖宮禁近聞朝減膳石蘗不

復夜催租乾坤整頓須公在解道功高賞亦殊

一別湖頭歲累移曾將群從醉金扈林垂橘柚香

生戶霜落芙蓉秋滿陂但憶持螯真自快何嘗絨

鯉寄相思今來重聽銅鍰曲山簡無妨倒接䍦

河陽安用千行錦字為暮雨便操青雀下秋風先

遣白楊知截髮判鴛今儘有把酒司吟萬里詩

吳江舟中別沈孟嘉

長河水合路湯湯最喜夫君共木蘭一道風沙悵

萊蕪千秋意氣尚衝冠霜鳥欲破平林晚寒蟬高

燒子夜闌歲晏相逢便分手滂來美酒是愁端

吳門尋朱太復不遇明日置酒相招傷離道

故悽然興懷賦贈

氷洋長河水漸流故人只在百花洲吳門疋練應

難見笠澤扁舟豈易求我自鳴榔歌欵乃君今倚

酒聽笻篌相逢莫問浮沉事乞得黃冠對白鷗

送陳公衡北上

仙今飛鳧入漢京循良文苑並馳名閭閻城外千
艘凍大帝陵前一騎行原坂草枯胡雁下津樓月
落野鷄鳴到時燕市風光滿萬戶煙花輦轂平

送劉景孟兵使叅知江右

君侯有道出專征聖鎮三年戢五兵破浪樓船橫
海使插天銅柱伏波營蛟川雲偃旌旗色雉堞風
清絃誦聲此日楚藩移節去威名江介表長城

謝李使君惠牡丹

求仲能憐蔣逕荒名園分得百花王過吳桃李魂
皆醉入越蕪葭水亦香月姊時聞供夜寢風姨不
敢妬新妝還思明歲花開日安得君來共擧觴

巳丑冬日同新都羅伯符宛陵梅孺子七閩
朱子命鹽官劉令載酒叅棗集王石谷半偈菴
早悟馬驌市道言翟公何事文書門從他蒼狗浮
雲縑又歇爾青松皎日存伯諮塚前枯草色霜骨江
上凍潮痕湖田蝌蚪歌蹲鴟美且醉君家濁酒尊

吳門逢梅孺子

偶來吳市逢梅尉遂憶陵陽訪子明襆被有時同

水宿尊罍無日不山行星辰喜作他鄉聚松桂重尋隔歲盟雁柱鵾絃世情堪慢世霜天且醉闔閭城

冬日管登之邀同錢坊甫泛舟石湖登眘臺入治樂寺談禪作

寒沙宿莽集鳧鷖亂石荒臺走鹿麚星聚史占吳分野舟行人指越來溪登臨秖嘆豪傑短銷滅因衆物理齊劫火業風吹不到真常唯有証菩提

王百谷齋頭贈劉令彝令彝余故同秊劉故修弟

親從開士飲醍醐火照香臺映法筵已覺塵心消玉磬況逢佳客坐氷壺交深雅道千秋在語入空宗半偈無康樂彫殘憐小謝漸看文藻擅孤盧

盧思仁年丈抗疏還鄉寄贈

死諫深期堊北印生還何意指東陽風塵不染孤臣色日月難銷烈士腸萬里青冥看鵰擊百年黃土近烏傷一身忠孝君無媿名姓長留國史香

八卷終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元符選

七言絕句

明農

綸巾野服到田家夾岸深溪帶淺沙柳色乍嬌鶯語細水波飛破鷺呼童携酒餉東菑正是條風弱宿時隴上微茫雨似織犁頭霖霖甫

昨檢農書十有年相逢父老各欣然秋來欲釀松
花酒先問溪南種秫田
一步郊坰遠市塵蕭然林下得閒身倦來便伻沙
鷗堅野老那知是賢人
余性不能飲自嘲四首
襄陽羞過習家池日暮何緣倒接羅芳草空青水
空綠咲人花事到荼蘼
其二
狀貌真自媿三閭惟悴浮生骨未枯何以匈中清
蜀醒
磊塊姓名不入步兵厨
其三
生憎頭上漢陽巾燕語鶯歌恰送春不醉中山千
日酒空孤彭澤百季身
其四
兩行紅燭照金釵團扇盈盈楚調哀北斗暗移東
海逝一杯誰與酹蒼苔
瀟湘八景
江天暮雪

布颺獸柱鳥飛霎里雲垂垂雪滿江日暮潮平凍
野艇賣魚買酒醉逢窓

山市晴嵐

叢差樹杪見人家縹緲盤空磴道斜酒舍書帘猶
薜荔僧寮黃葉映袈裟

瀟湘夜雨

楚天雨氣壓琅玕帝子凌空玉珮寒細浪千層沉
白花濃陰一夜長紅落

洞庭秋月

夜寒神女出凌波月白其如桂露何寶瑟聲殘香
霧滅不知衣上淚痕多

煙寺晚鍾

千尋松栝暗成圍遥見花宮隱翠微日落鍾殘香
積飯蒼茫雨外一僧歸

漁村夕照

亂帆投浦暮烟紫夕陽返照江水渾楊柳貫魚花
曬網老翁三五聖柴門

平沙落雁

洞庭風急雁行斜拂雨拖烟逗淺汊日暮倦飛秋水濶閑隨漁艇過蘆花

遠浦歸帆

湘江天遠片颿遲陡插孤峰日倒垂眇眇似從銀漢下親逢織女乞支機

王母謁六宮青鸞龍伯貞仙伯

龜堂金母惣羣靈十二嬌孌三洞經校勘人間修煉事行宮處處羽輪停

紫翠丹房碧玉欄閶風堂下列仙官西王親注長生藉萬歲永桃幾度餐

崑崙遠出大荒西四照花高日月低玄闕九層扶碧落紅泉百丈插冊梯

天姿掩霜絕人間火赤霜袍侍阿環霧鳥一聲花盡放千官指引拜仙班

武陵溪口是鄉家阿母相將龍鳳車仙酒千鍾酌甘露天衣五色剪明霞

黃筦碧蒲周滿駕纓冠文履漢宮趨千季重見仙人蹟六甲霜飛五岳圖

題爲戴汝誠司成

風煙江樹恭蕭森黃葉疎疎秋滿林泠上天空人
極目一行寒歷落雲深

九卷終

贈舍卽從龍文學 惟審今子

才子何妨跨竈名小時意氣太縱橫阿翁綵筆爲
衣鉢看取他年賦二京

汗血龍駒種不羣學裁秀句已凌雲老子才盡焚
遺草惟有如來戒悔文

贈呂二公孫申高受室陶懋中比部懋中余

好友也

香車隱隱喧清吹花燭熒熒照錦衾浪說秦宮騎
鳳事王家坦腹本山陰

君家樂令余知已快堦千秋衛玠看風度真成攀
王樹交情端合擬金蘭

浣花亭四首爲呂玉繩賦

盤陁孤亭抱水斜麻姑日日對峰霞月明晛逕閒
調鶴雨過春流細浣花
不厭歌鍾起市塵青山一一在簾前城邊鳥道懸
流水樹裏人家隔苑暮烟
幽丝半畝蔭檀欒中有黃絲白玉冠野鳥不知山
客坐誤來花外立雖雕闌
玻瓈萬頃浸空波亭下時來飲野鼈沉水在爐香
在架一牀涼月挂松枝

賦得五湖一舸爲梅禹金娶吳姬

金昌士女看如雲南國西園惣出羣滿路香塵燒
絳蠟鄣都疑迓薛靈芸
作合一時名士賦催粧
何如十五嫁王昌繡被花牋疊兩行千騎使君來
范蠡何須覇越功西施那是出吳宮曉粧不肯推
蓬罥看見芙蕖並帶紅

首揭紅羅紗扇開燈前偷覷却羞回也知不爲琴
心動曾見相如詞賦來

惟底老奴渾欲死定應公主見猶憐不須更買倉
庾肉穩堅紅樓調夜絃

名花兩院隔雕欄新種青黨雖人歡縱使絃歌西
苑好莫教風雨北窓寒

遊仙二十首

香逕霧壇水接厨四時花發映珊輿都無甲子無
霜雪疑是蓂千年不一枯

羣仙昨日詔元君龍笛聲中萬騎分羣路不知塵
玉砌人來步步踏紅雲

千秊露液何曾釀五色霞衣不用裁小史調笙鋪
席罷金籠鸚鵡報花開

別館行宮半是霞人間那得似仙家朝來白霧能
裹箔夜有丹泉自灌花

度師引到　王皇前寶殿金書耀日懸勅撰紫宸
供奉曲賜來龍管鳳紋箋

雲笈霞箱鶴寄書天風海浪劍凌虛山河掌大須

史遍不向人間買犢車
金沙軟草漲新隄玉乳霧泉識舊溪一徃人間真
孟浪桃花容易使人迷
一片荒郊秋牧馬曾經華屋夜椎牛紅亭綠樹千
季在何必層城十二樓
戲叱白龍龍自徙咲鞭蒼虎虎猶嗔冷風穩趁紬
衣薄歸到花臺有月輪
日落鴟梟啼滹莽天寒孤兎委空山墓門盡是英
椎骨何不從人乞大還

萬樹琪花敵玉扉九光傳帖會安妃鮮雲散盡還
天碧閒看前山放鶴歸
青兒班麟列兩行仙人綵筆染爐香清都邨有閒
文字刻運書成隸九皇
羣姬結伴跨飛龍霞帔鮮鮮海日紅笑君麻姑尤
戲劇倒翻高浪拆致宮
環珮歸從蓽綠家風來簾外萬花斜也知侍女無
春思閒倚紅條攬鳳車
撒手塵寰歸上清消除煩惱斷浮名世人若問仙

都景不謝奇花不夜城
非金非玉綴鸞釵無線無痕刺鳳鞋霧鳥銜珠飛
忽下悞疑明月到瑠璃堦
大嘯天門風雨呼戲傾海水入葫蘆紛紛下眇蜉
蝣子得似精陽鷄犬無
但看王液心中降莫論金精肘後飛擘破虛空撟
日月好驂鸞鶴上青微
飛瀑春烟皖碓妝石牀芽尽對眠鷗荒猶叫冷清
溪月一衲空山露氣秋

一緬芒鞋四海忙何如回首覓靈光爲言鹿死
生訣即是龍宮不死方

山行

霞氣千條射雪山河流一髮界松關荒原車馬驟
駿士愛殺溪鷗盡日閒
喧喧澗水急空舲流到迴塘響門停竹裏短郊三
五舍沙晴溪午亂煙青
日暮山寒路轉幽征途不復問貂裘水禽個個橫
溪面霜葉紛紛撲馬頭

屋外山屏畫捲天道旁野燎半燒田千鏡黃主人
栽麥一聲吉溪女汲白泉
古木蕭蕭野雀喧望來遠近白雲屯水臨絕岸疑
無路山轉平岡又見村
巉屼峭壁狀真奇仄徑斜穿一線危石鏡倒臨潭
水黑腥風疑有凍疎窺
綉溪道中寄吳明府
山抱孤城水抱郊洪濤巨石盡東奔此中合住神
仙今日煙霞在縣門

千里饑傷道路難萬家郊屋水痕殘歌餘此地山
田熟茂宰應知是淮壇
病裏看山不自聊勞過逆旅慰蕭條一官久謝陶
彭澤猶是當時嫩折腰明府過余蕭寺
以腰疾辭
濟南敍子新秘書携酒訪余建砌寺
何來白晳秘書郎云自天門日觀傍手采三花分
海氣霞衣五色帶嬾香
東方千騎破蒼茫雪滿高松凍未開不謂道人持
酒禁青州携得麴君來

詩喬明府

絳節芝童鶴逕斜使君骨法帶烟霞不須環珮來
羅郁酒熟香清縣裡花程花
丹霞紫霧映琱觴小史來歌大洞童未必秦宮同
採藥且看漢殿待含香

黃白仲道兄過訪贈別十二韻

道民與白仲並以奇服高名爲都人目攝讒夫
乘之黨議逐起虎口脫歸飄馬入道白仲奉佛
長齋一返怙寂向來訣宕之氣都盡相見悲喜
爲賦十二絕請從此各燒筆研

孝女江邊百尺濤忽驚門外住輕舠禰衡不死黃
江夏留得句中五色毫豪
虎口歸來各問年黃河高浪片颿前我尋東海三
山草君覓西方九品蓮
對君疑與世相違一鶴一猿伴翠微
上閣晴霞片片墮人衣
木葛軍持對竹牀何來意氣失飛揚聲聲鳥語俱
仙樂樹樹花開是佛香
瀟瀟雨雪下幽州便訪瞿硎擁鹿裘自謝時人揮
手去五湖秋水一漁舟

星霜已改佳人鬢氷雪應凋壯士顏好似今成摯
表鶴去家千載一來還
季季織錦數行啼驚喜閑門到馬蹄何用東方千
騎賢歸來好共鹿門棲
何言遊子行方倦直是飛儔不可羈萬里到家纔
六旬卓鄉真畔訪安期
大業千秋猶屬匆丈夫四壁不言貧長安都市今
休宅已是蓮花座上人
當時同社黨入名今日連鑣謁上清桐柏金庭好
分治何李並遣鶴書迎
水暖金沙魚出蚕苔深花逕鹿行遲都忘甲子山
中住不復春糧只茹芝
黃冠白氈世緣空甑絕甕棲是而雄猶憶都門豪
舉事梔花飛騎酒樓中

栖真館集卷之一

匹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玄符選

敘

遊四明山記敘

道書稱天下洞天三十有六福地七十有二其中逞逞有金堂玉室雲窓霧棟瑤花琪艸斑麈青兕紅泉丹砂芝童毛女笙珮幢節鈞霧作鎮仙官窟宅陟而探之乃或窿石層土荒閭野蔓而已則何

故益仙都霧區多隱閟地下孔穴鈎連不易披豁
觀昔人隧葛高大穴飲物得不死歸以問張華華
知其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左元放清齋
三月茅山華陽洞爲開得遇上直授以道書而柴
桑翁桃源詩亦云霧蹤隱五百神界一朝啟玉斯
以譚天下洞天福地不在地上明甚益余得之都
水監真詰論著若此余鄉四明爲三十六洞天第
九所稱丹山赤水宜哉不可覩覽獨四明石窓劃
然軒敞通日月而納雲霧仙靈栖託則有劉樊之
遺蹟在焉歲戊子王正余甫自至敬亭白岳而歸
人新都潘子景升適來客海上與汪長文聞仲連
薤褐荷笠犯大雪而遊四明邀道民與俱余謝不
往益景升之廖霩在山水而余近日之課業在蒲
團至其稱山間雪花大如手蹴蹴丞阮谷雪沒其
脛肩寒至頂暮宿山家麪糟柮呼濁醪晨起行馬
頭氷崖百丈珍珠瓔珞冷然叅差則未嘗不顧顧
神爲王也景升茲遊有記文甚鉅麗其辨四明石
窓斷在仗錫論甚確余讀之颯爽所謂援棄拊操

衆山皆嚮者耶昔有遊者其人與文皆可廢則四明殆如被以九錫也者余故爲叙而傳之有慎蒙者爲名山記而以余四明屬會稽夫使四明屬會稽乎則朝以遊者從吾鄉入也爲四明吐氣爲吾鄉摽幟其在茲又與其在茲文與余娓不能從音性爲景升揶揄抑亦爲山靈誚讓雖然余有不入入則且求所謂丹山赤水者而探素書鴻寶長嘯而呼望綱樊夫人鍊玉液換金骨南宮書名北斗落籍斯其時咄咄咄潘子頑尚能從我乎

刷六書右韻譜叙

殷光氏曰蓋余觀於六書而既世道之遞降也造化太初如羽未穀如卉未芽混混沌沌爾鴻濛既坼胚渾乃凝而氣漠然而物孩然顓侗無智窪拯結繩熙乎乳孳是風之厚龐而道之醇白也龍馬出圖書契攸始萬物實開則僞滋僞滋則法煩煩則爭起右稱蒼頡造書天雨粟鬼夜哭其泰媮升降之一大會乎然猶是蝌蚪右文渾噩具在一變而爲籀斯變而爲二篆六書始祥籀斯鑒右文之

竅矣而程邈乃更繚文篆爲隸謂其書之淺俗可通
奴隸右文彌以波撇然而三蒼凡將急就元尚訓纂賈逵許慎說六書之體尚爾犁然其後逾變逾趨乃爲近體而文字右意蕩然灰滅仲將奇宕元常遒媚右軍精嚴有法大令散朗多姿近體之翹秀皆六書之罪人也智永房玄齡盈世極矣故曰嘅世道澆降以此句餘呂充符以逾六朝晉魏而達乎西漢周秦汲冢竹書嶋嵷

二酉霞舉雲笈芝檢石函靡所不研精而尤究心六書要歸乃彙稽韻說諸家右文辯俗正譌物恣爲韵府剛之以傳較之許氏說文加精焉今學士大夫事事返古詩必騷選文必西京即臨池之技亦崇逞陋近體而摩右法呂君復標此赤幟使海內人士更獲視聽嶧嵩石鼓之文泰碑漢碣之舊功亦偉矣雖然余考真詁紫微王夫人畣楊長史云三元八會之書皇太極高右清仙之所用靈篆明光之章今所見神靈符書之字是也爾乃見華季之世

生造亂真其作巧未趣經千書皆流尸濁文淫僻之字舍本效假是冒墓穢死迹耳夫真仙之入曷爲棄本領之文迹手書淫亂之千字耶且霧筆真手初不敢下交於肉人四極明科高上禁重亦自不聽我等復爲世間常書也繇斯以觀真書雲篆清微大赤所祕即羲頡撰造猶屬凡穢而況近世之楷書行卅乎俗人衣輕吹窄裹則不知有帷裳大帶之製聽胡笳鬲策則不知有宮縣清角之雅狃俗書而忘古文局凡體而昧霧篆并蛙夏蟲難與語廖廓也久矣吾君清裁卓識所謂濁世之翮翮者耶允符氏爲調父祠部伯子而梁吕相仲孫余觀吕公諸子若孫多賢者羨秀而文咸有古學非它賢介比昔謝太傅謂諸子弟曰譬之芝蘭玉樹欲其生于階庭耳江左衣冠子弟多賢蓋自太傅而後吕氏無兩矣

羼提公稿叙

夫影必隨貌響必隨聲物情然乎僞之滋也身餘形亡餘声然有不能餘者士虛僑佛說即精思全

涌藻棻菉晹不離浮梗之流之態超而洞朗音亮以舒沉而穆韙音右以勁叩之而泠泠蕭蕭其有沖散之趣邪湄王界而奏鈞天我抱者玄也萬里蓬露亦奉于泉虞兮大風壯士欲仕若而夫壑梁有意乎其爲之哉而雅哀颯吻角立露不倭讀真語琅琅一索模而得太霄寤人語是有品焉烏可得匿也今文人多贋庸而贋深梗而贋博佻而贋莊稚而贋蒼仲而贋雅躁而贋沖譆自涂澤達者一覩破之則呿越其郊唔咿連肩鉛斲仁屋人譁其盛夫贋何感乎則有衰爾吾爻梁溪雅彦吉非是越與今之人也人方競事結納以鈞獵譋佞以冶媚爲容而彦吉高峻不通雜賓不交非類俗好孅趨聲譽而彦吉靖穆簡几不輕以色咲假人所居掃地焚香正容匡坐即家人罕見其惰媟居恒屏謝俗緣而獨湛思凝神於雅道蒐古必博匠心必精鍊格必嚴布情必暢意不苟命字不苟設雕不傷氣裁不傷韵而惣之歸乎雄渾遒麗斲爲國工夫刻贋歸真除近習壹禀正始追迹

卉良則彥吉是也中歲學道偶嬰奇疴數藉玄元陰隲王虛寵靈疾以勿藥弭託方外與一高逸沙門同泛漯汚入荆門乘楔郤醾謝北帝玄岳歸而益研討真詮勤修素業乃者以東山強起身星纓緌情寄廖霩半治簿領少理霞笈意興所發到爲聲詩仙仙乎遐哉窈骨蟬蛻排空騎氓矣彥吉居郎署有鷓鴣稿守黃有郡丞稿入楚禮玄岳有玄岳遊稿及學道有羣提絲稿夫梵書屬擬準言忍辱也挫銳和光平情鍊性釋迦五百刼時嘗用此以證上果是渡海之寶筏破昏之慧炬也彥吉既禮玄元無事竺乾鎔二氏而圓通出之彥吉之悟也久矣夫悟於詩何有唐人稱詩無慮數千家乃神解妙詣歘推右丞則以右丞之於佛理深哉右丞名維而字摩詰蓋如來上足之驗也彥吉天稟高峻更進和光塵盡鏡明波澄珠現行且遂證真諦而何有於詩余嘗謂右丞非特詩臻化境蓋於大道有證者裴平章之後一人故願彥吉益務研恭實修實證不徒精此韵語而已余少失足雕蟲

晚而學道服膺二氏而尤密綿直忘注心三清余
頃益已厭薄諸著棄以了世緣聊復爾爾余願爲彦
吉煙霞物外交不願以雕蟲業相謀世恒言不朽
嗟乎言垂青編形沒黃壤安在其不朽哉余始讀
孫太史以德既乃與彦吉知厚此而君亟梁溪產
有偪材孫明梓而温鄒高峭而潔操微不同此兩
君者自相臭味哉而咸幸不佞不佞故得備知其
人彦吉方嗣屠提學稿屬不佞序之不佞故儒生今
歙五鄉賀監跳而黃冠乎且也明遠才盡矣烏

浮業者不佞志也

賀鳳昭救荒議序

古人云肉食者鄙故藿食者謀之夫謀藿肉何擇
也有觸則發有抱則吐苟利於國與民藿猶肉也
肉食者良乃能采藿也上自肉而禁藿下自藿而
自禁肉不謀藿又不當謀有仰屋而歎趣叩閽而
譚雖神聖大賢在事蒞以濟古人遭勢阽危即厮
養卒外黃小兒之策亦可采咸之不咎萬室化離

朝不謀夕斯其時無論閭巷編氓百工技秩有一
語可稗荒政者在所亟收又何獘禁於逢掖諸生
也就李賀生鼐昭滻博宏肆有儁才俠氣孝孚然
諸篤行高峻奇士也吳越間連歲饑疫浮尸積骸
盈川流抵爲時小陽九閼鼐昭竊竊焉憂之以在閭
閻閒又洞曉物情歎曾橈宜建爲救荒八議酌量
擘畫言言中竅其尤喫緊者議賑議貸議糶議糴權宜一時
利濟萬姓益滿人之臣後急瘉之妙劑也鼐昭方
爲文學諸生無民社寄似不關黜首隱憂危巢之
下能無虞覆卵忠悃所觸苟有見焉烏得以霍食
自解免嗟嗟鼐昭其意念寧能後發與漆室女哉
道民業去縉紳逃於黃冠顧念時事若此政恐采
藥始步當棲未穩鼐昭之憂隨樣隨起去歲亦嘗
集荒政三十條以告司牧余倫衆方鼐昭撮要術
余願肉食之良亟爲采擇勿以其霍也而弁髦士
苴之則元元之福也鼐昭與開之齊名相善鼐昭
奇而雄儁開之高而散朗姿微不同要之咸入倫
之秀有國之寧鼐昭困諸生不遇開之遇而中沮並遺在

卒澤夫謀野則獲夫亦烏能忘搤擊昔人所以歌緜緜之葛也

張孺愿詩小敘

帛布有詩而王侯無詩窮巷有詩而紈褲無詩何以故生之子耶乃其稱詩一何都也司馬執秕壇牛耳盟諸習漪之也而東阿蕭統獸不甚孺愿夫非張司馬先子彬彬並讀龍鸞之詩文伯氏雄而宏仲氏秀而裁孺愿兼之浸假天寶貞元遺声今方在諸生間斤斤帖括即所爲討詰不多良以裴然夫大秦木難寧在盈車矣

爲重以國學生謁選燕都深自引避足跡不輕踐太宰庭太宰貽之竿牘報書率言國家生靡休戚大計無一語及兒女寒暄其宜而恬愉如此日維下帷讀古人書自六經子史及上古汲竹瓚索齊諧神怪河圖秘記後世稗官諜說靡所不窺下筆誤結詩自三百篇騷選漢魏六朝唐宋文自左馬班揚崔蔡韓柳蘇王諸體靡所不詣中年以仕宦杖馬箠奔走南北垂二十年即簿牘執掌未嘗一日廢書所至覽勝覓古動形篇章與海內交知聞

析性命揚抑風雅犁然矣晚年家居益耽此道可
方皇甫玄晏云不倦居恒謂唐宋以來諸公好露
古文意象而各師心自出其敝也流暢淺易古法
盡亡明興北地信陽諸公友之力追秦漢後生效
之其敝也字勦句摹史遷優孟至如詩學古學唐
今時益人人能矣驟讀之形肖徐叩之味短先生
嘗法於古鑄格於心古語離則格合格離則氣合氣
離則神合其兒之也博其研之也精繩削宛存風
骨自別洵近代作家之卓然者邪先生居大雷山
千大雷距四明在桯几間構屋山椒爲層階稜道
漸躡漸崇祝遶流泉棟宿雲霧至者如入仙都洞
府即先生之所得于溪山之助者豈敢少哉不倦
不及執鞭先生而得幸於先生之子長文頊亘脣
講媚好焉長文慱雅才藻名理超超玄著益蘇申
永公而下司雅道三世盛矣長文屬不倦序先生
集昔也玄晏重太沖今則汪先生重不倦耳世豈
乏霸心倦手乎則長文癖好余而睹就之也

唐詩類苑序

夫神能飛形誠能移山道集者虛帝畏者專物未
在不精而詣者寡明一窺舍生而有視其所用之
風斤僂僊條花蠅射霍若神人然語精也秦鏄越
廬胡亏車音必其天性能哉夫中竅而出之爲声
声叶而穌之爲韵韻比而歌之爲詩帝子皇娥瑶
水白雲陰陽合節官羽流響貫發乎天倪耶野人
擊壤而謳里婦連袂而謡天而音弥真官
采之聖刪之巧詘必習詘必精習而精焉則唐
人爲最然而人巧之極幾于天唐文皇神武定區
寓既手提戈與群逐鹿者角王者精神鼓扇一世故當時海内士人人畢
力稱詩其稱詩要不苟然比物連彙是故竪而括
之千古極情放意是故横而收之八紘澤顏膏首
是故細嫵而鷹施伐毛洗髓是故晚元而超聖声
必諧律體必稟裁外無餘境内無乏思是唐人之
長也即如四傑能放其詩清
綺審言簡貴其詩沉抜無功朗散其詩閒遠燕公
流播其詩悽惋曲江方偉其詩峭嚴少陵思深其

詩維大青蓮踈逸其詩沖和東野若心其詩枯瘠長吉詭奇其詩譎宕譬如叅佛豫流各自其見解而入焉不無小大及其印可證果則同而又王者之政驅之風移之莫有出其籠罩者初唐之政善其風龐政衰其風降詩愜而悲人代遷遷其間洛陽有名家者後來用以聆音亦以觀世故並傳選唐詩者無慮數百家譬之海

賈市海陸賈市漢胡賈市胡各從其習且好好者必多非其好者必寡近者余友卓徵父集唐詩該綜二才蒐羅萬物分部編類詮爲成書名曰唐詩類苑不亦蒼素宇宙雌黃富矣哉益大珠之庭群玉之府過者目眩入者神怖徵父美丈夫結髮讀書種詩文采菽起傾身下士交知遍海内不佞與徵父交晚而最厚頃讀徵父集洋洋灑灑體備而法該膚充而神足然則有唐諸家詩即謂爲皆徵父家寶亦可不佞少好此道得之甚易

涉之甚淺以故海內亦漫有詩名而自知實無當
作者今老矣臣精銷亡好友而皈依大覺金仙置
此道不講而徵文猶然強而與余譚詩余請譚共
粗者甚精者以俟當世主盟君子

西泠社集敘

西泠者何虎林西湖之別名也金沙六橋平閣浩
淼色秀而衍南屏天竺三五雲西溪一帶山峭而深
叢林古刹樓觀亭榭逶迤過遭不下數百處地辟
而登烟霞石屋靄隱飛來虎跑玉泉境奇而惟益

天下山川勝處此數者多不能兼而西湖兼之最
勝者又多在僻遠險絕間遊覽者未易窮歷而西
湖映帶城郭不數里而近洵震巨國中之十洲三
島哉惜邇者湖上絕少高人韵士之跡而逞逞焉
紈綺貴游馳儈負販所擾而辱焉遠近賢士大夫
亦間有至者纔一再宿而去罕留篇咏即留亦不
甚傳益非賢豪大會名童高僧照映山川評隱人
代不足爲西湖吐氣蓮華漩于董生邯鄲辱於厮
養識者謂西湖自藴蘊明守杭以後風雅盡矣萬

曆丙戌八月望後新都汪伯王司馬至自京口不
俟至自四明四方賢豪不期而集者如雲而虎林
人卓光祿徵父徐司理茂吳者益甚境內之名賢
也徵父念四方賢豪不假徵聘而一朝偶集於此
此數百季來所未有乃治酒徵歌大會諸公於湖
上之淨慈寺時秋日向深天高氣爽楊柳未落芙
蓉漸華諸公離畫舫登佛閣而矚眺長天四垂斜
日半岩巔羣峰變紫湖水凝綠丹丘碧洞嵌空而
瓏玲石浮圖掩地而軒翥紅亭紺殿緣山而夭矯

夫震旦國中苞靈醲秀宅洞天三十有六福地七十
有二世之將覽者众要各自以見趣而入騷墨之
夫藉以抒藻玄寂之士託以采真離囂瀉而領清
虛去湫隘而即曠朗則有騎六氣躡尻輪而翔八
極之想故譚者貴之此樂多爲品栖穴隱者所專
若乘許侔尚徵身物外放意雲中百世而下想見
其人心骨清冷揩紳大夫恒缺焉則將迎簿領奪
之也李供奉喬脫纓紼跡幾遍東南佳山水處

其言曰想恐足通乎帝庭縣不携謝眺驚人詩來
搔首問青天耳斯視金華殿中語何如而五言文董
伯念以弱冠通籍爲春官尚書郎乃遂請告託興
名山其遊蓋自白岳陽羨始白嶽天門陡絕品洞
瓏瑞人目之爲小寨嶺陽羨則以張公善卷勝與
林屋華陽伯仲伯念一行而兩撫有之一艸一木
盡目龍靈一泉一石咸被題咏而名山九錫矣伯
念年未滿二十爲郎將興津津若此宅日復何所
不到邪伯念家世貴介意絕紈綺爲人蕭散清芬
漫假而玄寂浸假而采真當不歟以丙薇高一代
已爾余雅抱出世之志與伯念同官春曹驩甚每
騎馬黃塵掘埋中心恒在江南青沙碧石一朝挂
神武冠去可得盡了平生山水緣而循以母老不
敢遂裹糧五岳讀伯念二遊稿心無蹤而走身無
翅而飛矣雖然心穢土穢心淨土淨道者之言旨
哉故宋齊丘抗迹九華石室而氣凌層雲苟識此意則五嶽三山悉蒲團
問物也伯念通儒士了此久矣

戒殺放生文序

人之殺生以食蓋蓋藉曰天生人賚于萬物天生萬物本爲養人生以需殺殺而復生造物建設理固應爾如其不殺生之何爲嗚呼玄宰埏埴大化醞釀萬類輪駘雜糅蒸出智駑靈慧者貴而爲人姿性宜蠢者賤而爲物本欲其並育並生于天壤之間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詎令迭爲寇仇互相戕殺惣萬物之命以供人類哉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人生物包含徧覆所以無限如以萬物之命供人則是生人而殺萬物也舒不勝慘殺不勝生天地不仁甚矣何爲大德哉人之始生也活以一乳人之既長也活以五穀今夫人祿食萬物腥羶亦飽獨食五穀蔬菓亦飽飽寧耳飽則不死誠何用廣須萬物之命而後活也佛氏之生以長齋仙人之生以絕粒夫以長齋者雖一腥不漱絕粒者即五穀廢而其生皆賴萬物之命昭昭矣人之生也有必遣其不必物之命天豈必以萬物之命而供人之一生哉不過以人之嗜慾無窮貪饕不饜五穀之外廣搜珍

羞異味以窮口腹之慾而人之智力狡悍又足以制萬物之命扼其背項天之命而閉戕不畏也食萬物之血肉而悟然甘之也皆人之罪業習而不覺也萬物人與虎狼並而虎狼殺人則將又以爲天命虎狼邪以萬物之命養人之力勝萬物而人殺萬物則以爲天命人虎狼殺人則以爲人貴于萬物以人之命養虎狼則又以爲虎狼賢于人耶人之殺萬物而不畏食萬物而不

甘皆天所命而蛇虺蠆蜮之毒也黃矧之臭也蛆蜩之穢也人則不殺以爲食豈天以萬物之命供人而獨不以蛇虺蠆蜮供人耶海濱之人食蟶蛤蠙蜬而西北八埏不食豈天獨以海錯養海濱之人耶人不食蛇而交廣之人多食之豈天獨以蛇養交廣之人耶故曰皆人之惡業薰染習而不覺也聚粟之國熟也鄰媪撰而爲食非人之命隣媪也鼠雀盜以爲餐非人之命鼠雀也人與萬物雜然並處人貪無饜而人之

智力又足以制之遂盡掩殺萬物之命以爲食而
藉口妄認之曰不殺不生是萬物者皆天之生之
以養我者也嗚呼人何以明其盡爲養人而設哉
天欲生人何必盡殺萬物之命以充食養也上天
耿若萬物林惣天亦何嘗盡萬物而一一署記之
而遂認以爲衆鼠雀盜粟而遂認以爲己粟噫亦
甚矣哉人之高惡皆爲逆天之心而殺生一業獨
稱奉天之命人而殺人則爲于天討而立膊上刑
人殺萬物則爲奉天命而毫無罪罰又何取所謂
體所謂平等之義哉殊不知就此生而論則人
號爲貴物號爲賤分別太過陵藥戕殺于是起焉
就歷劫而論則人爲萬物萬物爲人我亦殺人人
亦殺我生生不已殺殺無窮各結業因互爲冤對
前生之業今世當償今生之冤來世當報彌久彌
結彌結彌深亦可悲矣試思人之殺萬物而不畏
也食萬物而甘也皆冤業所結也人能不殺則冤
業解矣殺知畏矣食不甘矣或曰子云不殺亦善

乃謂人亦爲物物亦爲人此釋氏輪廻之說竊恐未必然也嗚呼陰陽五行者氣也無極太極者理也氣運有息理宰無窮生爲人物形骸皆敝神靈不沒形能載神亦能障神故形骸爲人則神靈亦通形骸爲物則神靈亦塞形全而神附則爲現在人物形敝而神散則或明透入一軀殼而又復爲人物焉而其別透入軀殼也則又隨其福業而爲之轉換功行崇高則入聖超凡位證仙佛罪業輕淺則移頭換面還復爲人萬物之報盡則再入人道人類之業重則轉墮旁生豈惟終業必報其他萬惡無一不報者也特以人物障重自迷本心在後世則罔悉前因屢今生則不悟來報致於造業而冥然惶然惟聖賢得道之人知之知之故益不敢妄作也譬如海漲爲潮潮落爲汐朝汐累更慥之一潮罷鎔爲金金鑄爲罷金罷屢變慥之一金形骸敝亡神靈不沒皮囊軀殼透脫往來又如行人去一郵傳復經一郵傳雖一舟航又上一舟航郵傳遞遞舟航變易其人一耳或曰天地氣化其

去無端其來無倪化化何常新新不已是以可貴若一霑透脫去殼入殼則是天地之氣化有盡矣嗚呼花木開謝百年此花木而色香不厭日月去來萬古此日月而光景常新人物霑光出于此殼入于彼殼惣之一霑萬劫轉換乘大化而來往隨業識而偏全擾罪福而報應張天網而不漏此造物之所以爲妙也若謂前霑既亡後霑再起如火滅必無重燄水逝必無回流則是霑光有時不續錯頓同於形骸也世有清修而坎壈終身貧寂而榮肥沒齒忠孝節義卤戮屠滅檮杌奸佞富窘令終落英飄絮繁飛雲泠風長逝不回一往無迹作惡何俾厥後何辜而天道賞罰不太漏網乎惟其世世生生輪轉不已善善惡惡後報無窮是以志士清人所爲力動修時者也夫今世爲我所殺之衆生彼皆作殺業而得報我今殺衆生以爲食又自作殺業而待償人有百金之産而負千金之逋則力不能償卧不帖席今人逋殺生之債無算矣雖百千其身不勝償矣可無慄慄危懇乎或曰戒殺

者釋民之教吾儒所不道也烹宰調和聖王所設祭祀而不殺則祖宗神明不血食燕饗而不殺則生人不血食將復何以成世道乎嗚呼人之有道君明臣良父慈子孝兄弟友愛夫婦肅雍貞穆恬愉惠利和暢世道大治何必殺而成世道乎聖王之世未嘗如素未始誡殺成湯行開網縱禽周人戒覆巢破卵宣尼不宿孟氏遠庖何嘗不以戒殺爲事乎共血食而不茹素者當亦裁成輔相之未備仁義道德之一缺也而西方大聖乃顯闡而弘宣之以垂人物之炯戒以補王政之不及夫云神人不可不血食此好殺者之言也人可不血食神明何爲而必須血食乎神如有靈尚須于食即黍稷維馨寧不飽乎虎林蓮池上人撰戒殺放生文極陳因果之理廣宣大悲之教剔幽章顯援古證今文義蔚暢情辭痛切可謂提醒夢寐砭鍼膏肓矣而相國嚴公爲之撰序余友張孺愿變爲之梓行上人精修梵行嚴持戒律道德醇至允足爲天人師而君子慧業文人佛門開士護翼大教敷揚

慈言亦良可嘉尚從此而有一人不殺千人不殺推而廣之而漸至于百千萬億人不殺上人與兩君子之功德多矣恒河沙矣

浮尊集小敘

嗚呼詩道至今日不尊甚矣嘗讀唐微服酒樓事一代詩人總吐片語流播宮闈被之筦弦伶官見而驚以爲神仙李供奉至傲天子貴妃奴巨璫宋詩人至煩天子請吝書題徧宮眷所訓錦綺雜佩五色滿袍袖而出雖太訣宕乎亦雄快已哉今之詩人即色丹霞而聲哀玉人不之貴也邛首捉鼻而吾伊而入錢奴家嗤去之不顧持一冊獻當塗曰乃公以帖括掇青雲安事詩持向屠沽兒易杯酪孟浪不售也帖括之縛人當涂人或取擲之地曰乃公以帖括掇青雲安得志於帖括負囊槖被西遊發羅剎巖瀨過偃王城望檀王山遂蹋匡廬吊武陵君所至俱有詩以忿懘窮愁之氣發爲悲壯沉鬱之音一何都也士有才如此而烟雨孤篷風霜短褐可謂不遇矣夷

光之浣泳溪上一邨始耳一曰羅綺珠翠入吳王宮而後乃以國色詫名都矣王摩詰云賤日豈殊衆譽來方悟希咄咄高君悟希有日無過佗傺不平爲也

鳥園敘

弢光氏宅西有隙地如手掌大土灰溷濁堀堁揚塵闕以爲園傍鄰築垣下鑿小池窄而長綰一髮下植荷芰菱蘆上植芙蓉木蘭紅蓼紫葵涼風時至秋色颯然跨小池構一樓顏曰飛仙曰空明

樓一間高而政方僅可容六人八窓窺龍東眺海門朝旭西覽崦嵫夕景晦明不常紫翠變幻崇霞長往飛鳥徑度余方燕咍樓中鸛鵒不知涼余襲髮而過之冬宜萬山積雪粉堞碧瓦一望皓暗夏宜鋪暑天風峭勁炎蒸不入明月之夜澄瑩朗徹浮光環抱如空水浸琉璃咍塊羅銀界在破屋三楹弊垣塗壁稍加丹堊若嫫毋敦洽假施粉澤人忘其醜顏曰栖真館後從阿育王舍利殿前得娑羅樹一本植之參前改曰娑羅館而郡大夫龍伯

貞氏則手書向宮仙史四字堂中時而與客婆娑
樹下流連酒牌參訂老釋商略黃農時而焚香離
書爰茗啜粥時而跏趺旗旛之下塵緣外屏真忘
內周形留神往入極一息館前後雜樹桎梏桐槐
梅梔李杏芍藥辛夷山樊水仙梔子茉莉玉蘭寶
珠玫瑰躑躅林檎木瓜葵榴護檉蕎菜蕭艾松桂
蘭菊翁蔚交密春夏敝蔽推窓卧起綠陰映入桯
几遶花散步蜂蝶撲我衣袂或軒車臨巷驅從排
戶花樹防蓋藤刺腎中賢客恒紆迴徇僕而入山
人野服見之相戒作人外語稷時而去不恒合拜
也園成之日適邨翁見餉野鳧二遂命之曰鳧園
栖息其中俯仰天地足以自老戕光氏清身寡慾
鮮所嗜好六尺而外都無長物而獨有此一園一
園如掌一池如研一樓如拳而竹樹蒙茸艸花蔭
翳衆芳麗褭莫能盡名比于仙人胡盧雖小大地
山河咸在焉素位任真樂而安之即子桓西園簡
文華林殆無以過何則表夏雨堂卧土室焦孝然
結茅河濱塵垢被面泥沙親膚而心神怡曠廣之

恬愉余居雖迫迮而猶差有花木足以自娛圖書足以寄適椳蠹處壞不啻足矣昔曹孟德興衰於銅臺李文饒眷念於平泉一朝偶聚妄欲據而有之蔂草零露今復安在僕心誠陋之夫萬物皆有壞不壞者何物捨有壞以求不壞豈吾實也

贈楊少村別駕北上序

恪少邨別駕公以其尊公先怡愍恩蔭出爲明州別駕七年於茲矣少村公名家子開敏溫粹嫻於吏治兢兢奉國家三尺惟謹未嘗婾阿觕敝而亦不爲峻厲遇事眷審務比於情與法求其兩要御下和顏平情今人人得吐其所欲言而折以至當禔身清約猶然寒素而又不以清約故上大恒厚自沖挹與薦紳游秉禮而守已簡直絕不能媿趨諛媚以結上知以故循良之政七年一日其干戴之又而當路者不甚知公雖悔吝不及而声名尚嶷未暘識者爲之嗟擊而知恬然安之無幾微見顏面唾乎公家世清白忠孝砥節而不餙

名譽奉公而不營私圖有自哉當世廟庚戌之變虜大舉入寇胡騎直薄京城中外戒嚴援兵無一至者時尊公恪愍司馬巡撫真保聞變慷慨提勁兵三千入援虜素聞真保兵銳畏不敢前城外軍民賴公捍禦得不焚燹既聞天子大悅璽書奬勞而恪愍之爲關中督學也適逆臣咸寧侯仇鸞開府西鄙數潛與虜通恪愍聞而密言之中丞臺御史臺事祕不發鸞後知而銜恪愍切齒入援之日天子命公與大將軍鸞協力禦虜是時鸞甚得天子寵嬖遂密疏公名爲入援實陰懷觀望自養寇擄掠不忠天子信之震怒下法司逮治公法司知公忠而勤王無罪以人主怒不可解不得已議戍上天子愈大怒盡黜罰法司徑坐公棄市是日京城軍民亡不慟哭哀傷者居無何仇鸞謀反事覺天子始悔悟公以忠見枉方公離枉爲六月二十六日及鸞事敗剖棺戮尸妻子闔閭斬都市亦適以明年是月日人以爲天報云後至穆廟時言官交章申公勤王忠臣爲賊臣說害宜有卹典以慰

忠魂勸來者詔賜贈公兵部尚書謚恪愍仍以尚
書祭一子少村公以仲子承恩榮尚書喜榮例應得
樞府而少村公乃董得光祿官屬出佐明州斯其
故不可知已嗟乎忠臣之後宜鄙而少村公又能
吏爲士民所懷其謂當路必深眷而亟賞之而佐
郡七年沉滯堙鬱不大顯暢詎非以公粹白簡素
泊乎自守潔不餙行善不近名邪而世之儇者黠
者陰自豐祚而陽修小名拙於惠下而巧於媚上
浮徼声譽而蚤掇取顯秩美官去中人以下奈何
不波流而靡也雖然公声名沉滯七年不遷而悔
吝亦終不及既不爲上知能不爲上斁自非操履
粹然才譜無議胡以自全此其較之儇巧者更難
矣公之大父康惠公爲大司寇仲父巢村公爲賢
州左轄季父魏村公爲陝西右轄紫村公爲長蘆
運長西村公爲樞府參軍而公長兄太和先生以
賢科方出守高郵三代薦紳咸登大位而並以清
忠體國不營私家朝解秩而暮食資及其身蕭然
環堵子孫率以讀書授徒自給乃今公雖起任子

官大郡而麁衣糲飯不異寒畯以公質行幼家學
潔已守道復乎營求乎乃不佞私論忠臣抱此冤憤而子孫沉屈卑散亡爲收邮循吏守
已砥節名位不顯而巧宦偬行鉤譽身名俱泰在
當事者不可不注念也公須以行後北上不佞辱
公知念公爲循吏宜書先恪愍大忠臣尤宜書於
是援贈言之義次第其語內公行李中雖然循
忠臣當載國史以示後世豈人臣楷模文何

四明屠 隆緯眞著
會稽呂胤昌孚胤選

敘

重臺稱王合記敘

夫機有妙物有宜非妙非宜王無當也雖有艷婢
以充夫人則羞雖有莊姬以習冶態則醜故里謳
不入于郊廟古樂不列于新声傳奇者古樂府之

遺唐以後有之而獨元人珠玉妙者何元中原豪傑不樂仕元而發其雄心沈酣於艸澤間載酒徵歌彈弦度曲以其倜儻爽之氣發而纏綿婉麗之音故泠賞則諧俗境稍雷則盡態體物則盡形發喻則盡師鄙麗則盡藻諧俗則盡情故余斷以爲元人傳奇無論才致即其語言當家斯亦千秋之絕技乎其後椎鄙小人好作里音穢語止以通俗取妍閭巷悅之雅士聞而欷嘔而後海內學士大夫則又剔取周秦漢魏文賦中莊語悉韵而爲詞譜而爲曲謂之雅音雅則雅矣顧其語多癡笨謂非婉揚靡中管弦不諧宮羽當筵發响使人悶然索然則安取雅令豐頎頎長之媪施粉黛披衲襤而揚蛾轉喉勉爲妖麗夷光在側能無咍乎故曰非妙非宜工無當也傳奇之妙在雅俗並陳意調雙美有聲有色有情有態歡則豔骨悲則銷魂揚則色飛怖則神奪極才致則賞激名流通俗情則娛快婦豎斯其至乎二百年來此技益吾得之宣城梅生云梅生禹金吳沈君典總卅交生平

所爲歌若詩洋洋大雅流播震旦詞擅上將繁弱
先登矣以其餘力爲蒼頭童臺栢新声其詞麗而婉其
調响而俊既不悖於雅音復不離其本色洵狀頃
挫凄沉掩抑叩宮宮應叩羽羽應每至情語出于
人口入于人耳人快飲狂人悲欲絶則至矣無遺
憾矣故余謂傳奇一小技不足以益才士而非才
士不辨非通才不妙梅生得之故足賞也余頃觀
禹金儻易有英雄罷略與君典埒降心而爲此季
豹所謂有託其然乎余必頗解此技嘗思託以稍
自見其沈洋會奪于他冗今黃冠入道舍不復爲
而禹金業爲之而過于余余復何措意焉吾聊以
敘之以銷吾胷臆

悔救館七生祉艸敘

夫彝敦存古裘葛適時存古者不適時者遷雖有
雄姿儁骨不得不降而與昨偃仰則今之制義是
已不慧結髮操管時見師人士爲制義並蹈軟庸
維時緊詎無賢豪無亦爲降心詣俗取近其後海
內四二曹偶奮脅起博綜羣籍覽萬象吐奇會

臆禀法古人力掃姜簡闢茸之氣凌晤橋舉旁睨
橫絕躡浮雲而上馳與文衡者萃當之霍霍以驚
無何而冷冷以賞文體爲之一變雄儁之士始得
以風神骨力自施務詭計而操鴻鉅蒸蒸矣十
餘年來國家所得士亦多超乘之材軼羣之品而
後俠以自不羈性豪傑所以沉雄邃密精理凝神
而徒持謏肖之心負輕慓之氣謂名可驟而力取
于是舍大法而師心決紀律而野戰其敝也流爲
虛譎險詖奇而無當又或言妄勦左史之糠粃強毀
先釋之土苴牽合裝綴而體蕩然而味索欣者識
者憂之近者廟堂厭其如此下明詔廣開學官以
倣多士自後爲文務典正爾雅險怪有禁所以淘
汰士風型范民俗慮至深也四明阻海故文獻國
余所見七子者並珪璋之秀淹通藻蔚理超思淵
右與今參奇而不譎首以典正爾雅之文仰副王
上之德意而下爲多士楷模是當事者所急欲聞
也夫道有妙悟物有懸解天下之不滅者神精潛
神附何物不傳右有承蜩削鏤至鄙細事遂以不

朽者其神附也有生而篤結千萬言死而不留一字者其神不附也制義雖士進身羔雉耳不以研精求而以旦暮取未有能工者也不慧今者業黃冠入道從事希夷玄寂之學即辭賦騷選方且敝帚棄之而七子者猶然徵不慧叙論羔雉之業旨以萃萃老媪尚不忘少年膏沐時邪要其理妙悟懸解可通于養生家是亦道民今日之所研討也

李子同詩稿叙

子同太學余文孝甫太僕先生長子也余既文孝甫復文子同孝甫先生開美好文結交傾海內名燕五侯之鯖有萬石之慎子同世其家學始弄公車有声再起再蹶乃盡讀仁索子史而與海上諸名家稱詩詩輒流利清越若聽鳴瀨而扣哀玉也太僕公好客又好客之賢而有文者子同益自其髫時數侍太僕公坐聞私諸賢家長者緒論而又自開待歸園雜植名花秀木翁圖史敦彝時時召客探韻授簡而子同之諸父常甫鴻臚漸甫太學賓甫山人並以文學著稱余每過之其父與諸

父未嘗不在而其家人與賓客未嘗不驩也子同內染於父兄外染於賓交埏埴切劘即其文章行業雖欲不衰然鵲起得乎嗟乎窮陬之鄉單寒之子家無藏書門無車轍雖復自奮於里巷操丹鉛以成名然家無藏書則耳目儉狹門無車轍則聲名鬱湮以方子同子同呼順風矣雖然素封之家子弟幼習豪侈鮮衣怒馬擊鐘吹竽則其習然而子同乃不爲彼而爲此可不謂賢哉子同又有二子杜乘少羊工文子同青雲之業倘不於其身於其二子耶而子同又有弟子年貢奇才文繡虎繻而氣食牛衆悉辟易余數數摧之亦穀城黃石之所以教子房也盍李氏之多才如此

柴仲初自娛集敘

余與仲初交最久仲初爲人簡遠標韻多趣善清言鼓吹泠泠人愛聽就之坐客長滿所居林香掃地若常藴卅近移卜城西僻地逕遠野園戶常流水草花錯繡架當數竿裹有酒資槃有散帙經年稱疾不出好事者踵踵絜一壺就焉蟬連名理日

晏志歸益雅有高人氣韻生平無他好好稱詩詩亦清真玄暢類其爲人性不多作有作必如紅梨碧棗入口而涼颯颯生平齒牙凡稱詩二十餘年始剛其詩數十首自謂貧於詩余謂仲初詩不貧夫菉蒲載路何如幽蘭一枝榕榔盈車詎厭檳榔一片王灣李昇並以一首絕唱擅名千古常莊羅鄴之徒終終千萬言余不能舉其單篇隻字詩寧在多乎哉仲初詩語語必雋都無瑕類即仲初詩荷煩矣

句甫紀年敘

明州並海歲苦潦亦苦旱潦則斥鹵不可以灌當事者仄仄難之夫秋颶風爲青令歲乃大饑道殣相望維時郡侯吳侖張公郡丞相望維時郡侯吳侖張公郡丞永荆楚龍公力講荒政張公惣理唐皇龍公拮据郊野元元以穜入夏復旱當大侵之後民愈恐嗷嗷朝不謀夕張公與龍公日雩龍至羣望夜則露禱庭中澍雨立應早稼十二晚稼乃穫及秋復旱晚稼將枯維明州旱稼十二晚稼半無晚稼皆無成矣邦

大夫榮雪數日不雨而公禱益力屏騶素服閤室清丝叩龍宮宿梵宇檢繁露呼木郎曰討祀典以昭明信鄉父老見而公神情慘黯面色黧黑無不欷歔以傷而龍公則身歷抵諸龍湫布袍草履徒步斬荆棘捫蘿葛躡嶮絕之上以禁所謂五井者請神龍以歸三日而大雨如注凡六晝夜沾足而龍亦乘電光辟歷飛去嗟乎當威宥北並災海上復不雨兩月吏民力禱靡應火雲無夕不作余竊恩陽九百六黔首應災上帝封江海李龍神柰何而竟以邦大夫血誠力挽天河以田枯橋余謂邦大夫良苦龍神亦良苦矣是役也龍公數以詩文投龍神間世之文故自靈真所寶再禱再應雖繇至心文亦有力焉乃并巡行郊野諸作付之剞工而道民爲之叙其大都若此

刻春秋繁露序

洪範論天道雨暘時則爲祥恒則爲眚其本歸于敬脩五事圖譜春秋春旱備戒藏氷正六氣之節調陰陽之和于是乎斗杓順序雨暘維時元元不

逢菑患桑林躬祠則潮雨立應灌壇在事則龍神
避旆是在人不在法也明州僻居海壖內與吳越
隔絕江介而外與日本三韓隣民歛舟車通道輻
湊之利董仲食江田恒患苦水旱葢地三面阻海
田間少瀦澤陂塘潦則怒濤巨漲有陸海之嗟旱
則斥鹵鹽潮無灌溉之利亦澤國也多龍子之宮
焉時作颶雹白波連山時封江河亦地千里民貧
而吏道孔艱非一日矣去秋勁風拔木大浸稻天
陽侯肆雪歲用不登自春徂冬百室枵餒至有粮

鳥乞餐稼子以延旦暮者維時郡侯始蒞張公甫
任適當其艱于是公及署邑郡丞武陵龍公殫力
收卹而濡沫之載星堂上沫雨郊坰日遍翳桑神
周蔀屋子婦幸不至相藉作溝中斷方呶呶日望
早稼而入夏且旱民乃大恐于是張公率其僚屬
士民竭誠潔禱數日而雨早稼以穫然明部歲多
收稼早稼十不能二三入秋而又大旱原田龜坼
禾且焦枯民于是益大恐無晚稼即無季何論明
歲朝廷以乎邦大夫禱數日不雨體悴面黧憂形

于色張公乃戒僚屬易而衣裳屏而騶從闔室清
旦日乘星望夜歸露禱中庭又屬龍公躬踐諸龍
湫乞霈而按漢董江都春秋繁露爲竹龍七設壇
植繒陳脯置酒令僧道中齋祝呪木郎而又閉城
南門斷行人用縱陰閉陽法凡三日而大雨如注
河漲溝流所請至天井山龍察示光惟干佛祠雨
既霑足而龍亦乘辟歷火電以去雖呼載道萬姓
忭舞蓋至是而後官始得有其民民始得有其生
也張公敦重長者爲政莊嚴有丰采神明不刻核
寬緩而愛人至其禱祠精誠是宜天神感孚胖響
捋皷乃用繁露而輒效效在公不在繁露明矣乃
公猶退焉不自功而歸之江都實西京鉅儒朗于
天人之際其言亦良足采于是刻繁露以廣惠四
方而屬不佞文學豎子嘗両爲縣令水
旱祈禳亦惟力是視今歸隆伏林中家無負郭兩
深願鄉父老有秋鄉父老有秋不佞八口易活也
道民乃以手加額頌公明德敬甲一言司牧者慎
無芻狗是書哉則黔首之福也

壽東川李君七十序

道民有姊適東川李君李君起窮巷坶素封善以
詘爲贏因敗爲成必中乃發必獲乃營其智計有
足多者人皆以此豪李君此胡以豪豪乃在其易
悟而善轉境也方李君從事計倪鴟夷之策鷄鳴
而起兒未睆閤而声已出堂砲之外蓬心而思蒿
目而睎以六尺泰阿堵而計書無復之利今智昏
損神道民嘗竊慨念之亦嚴尊先生之
翁沖也道道民頌由拳長亭教至人旅餐

泥垣仙化庶幾右勾漏旌陽者而李君過視余官
舍一日從容謂君曰栗積于山不買長年金高于
斗不鑄白首彼哉何戍曷不師夷甫一朝訾去業
在徒手而往當其時黔友猗而猗友黔何堵無毛
髮用君幼而齐僕壯而拮据顧種種今其所操
可無凍餒其身與其子若孫矣霜降木脫時而猶
汩汩不休計不亦左乎善發不如善收收而掉頭
則有馬鳴龍樹蓮臺之教在一軍持一木患清竺
奉佛白衣行檀而從遺民龐蘊遊是爲上善君慨

然曰余蓄此念久矣人生幾何百物嬈其神萬愁煎其府以爲後人地露惑孰甚焉而踐清涂放捨六塵永皈三寶作老居士生計道民稻自禮佛曰善哉而君之歸自由拳果飜焉去姤除煩稍輕一切日與閻黎鄉老結東林之社緇經誦唄參詩禪那而又破貪嗔行檀施雖不盡廢治生之策而世法世業尚得之暇乎由拳一語囈夢早醒見鞭影而馳李君有焉今年爲君七十八月中秋日乃其懸弧之晨君有二子甚都長先

春以嗜爲郎性敦厚務本實次先嘉諸生朗散有文次先揚部夷具物外之遐二子諸將好釀酒徵文爲君壽而謂道民宜有言夫蓮宗所謂不退轉地乘無生之理超浩劫之灰李君脩之壽何可以世數計第願君益精堅無貳中秋金氣金西方也慈雲甫散慧月方圓君乃以此時生娑羅九品無量壽實命之矣

壽黎太公方婿先生七十序

杜下之言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

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至人詰士顧真葆
光樹德恒豐而取諸造物恒不盡其寃也昀造
植有沖必盈天道也四明別駕粤西黎公爲寶慶
理是時吏道風尚操切而公治行獨爲長者與世
枘鑿而公恬然安之乃公之爲長者則自其尊公
及其大父實徵世德焉尊公方塘先生罷格峻整
學識猶徵以貢爲某縣簿非其好也督餉如京師
事竣即從京師西歸曰時局東人丈夫所學爲何
剛鑣刈葵明鑑覆卮安事此鹿鹿者蒼梧八桂之
間則有瓜畦蔬圃在歸而與親故話舊課子若孫
不賢於俯仰人眉睫作生計乎先生與人處削溪
刻之行備醇和之風而治家方嚴訓勑丈夫子亦
不獨以文秩逡巡佩服壹稟先民伯子即別駕公
二仲並官文學博士有声一仲業綰符爲明宰諸
季與諸孫咸朗秀工文瑟彼玉瓚而先生偕太夫
人既壽且康老而有少容以福則幾坿王謝以德
則不媿荀陳盛矣余文聞先生父某先生嘗永某
邑廉而不苛慈而多惠政歲饑拊循賑卹邮擘畫有

方所全活無算昔歸韶穆泉查道王僕射漢州李
長者陳天福宋子貞並以濟荒陰德光耀門祚慶
流子孫黎氏自少府公採饑而下逮方塘先生別
爲公積德累行三世矣宜其芝蘭焜煌琳琅輝映
也天道爽乎哉世人佻心淺跡朝砥小謹暮而責
報稍不如意便謂玄宰舛謬神明露愆若黎先生
崇基而厚址豐德而亹福不責報而報基隆此君
子之所以日夜孳孳也余觀別駕公之佐明郡敦
厲惆幅憺寂閒 述靜若止水清若懷冰韜利跡而
不割抱潟材而不揚當世之踔偉鉅人哉即公之
所醞釀埏埴復宏深矣別駕公數千里遣使西歸
壽先生念不得躬奉觴之役而得嫺文辭詣祝者
一言持以西庶幾以當東海度索之泰安斯之棗
于是郡伯曰觀張公郡承渠陽龍公別駕少村楊
公司理覲柏唐公相與徵言不佞不佞學道者少
慕仙釋兩京脩金玉二液而世家十洲三島旁先
生誠雅尚霧脩希踪大低公飛黃子則不佞益別
有真詮丹訣願寄以爲壽固不在區區雕龍繡虎

之語也龍先生亦玄門白眉當以余言爲不謬

補陀觀音大士頌有叙

夫理有去來宏通之機斯顯位有權實圓明之妙無方觀世音菩薩者右正法明如來也如來實相既已臻無上之尊菩薩應權乃退處大乘之號譬彼國王下攝上將猶大宰輔出領監司行教則暫遜其權設道則無改其位何以故蓋如來體尊尊則下士多于敬畏菩薩地近近則众生易以飯依而觀世音心珠朗耀濟妙覺以證三摩性海澄湛超声聞以圓四智故普財徧叅其妙法來諸聖之欽崇釋迦授記以圓通同文殊之廣化般若義深善得法門無漏仁慈觀熟偏于此土有情揭暗破昏高懸慧炬銷災救苦普施津梁通十方三界爲一界毛竅声響之悉聞合千百億身爲一身痛癢之必切流轉迷倒無不哀憐春驚動合靈感所度脫雖犍連之救母子不足喻其大悲即恒河之數沙不足酬其弘願人非人等因物而現自在之身離欲離嗔隨念以著靈感之效威音伏衆刀兵水

火潛形勝力降魔羅刹鳩槃拱手誦白衣之號則
孕嗣玄閭望紫竹之林則漂舫及岸百戰猛夫嗜
蓮花洋而覬覦九幽獄鬼洒楊枝水而魂甦凡夫
浩行薰脩頓叩香臺法座居士至心悲仰立見聖
相圓光塊羅銀界琉璃嵌七寶雕牀華蓋金幢瓔
珞映五雲錦帶西成道于天竺迎毗之種既已星
奔東顯化于洛伽娑婆之衆益以泉涌偏陁陋壤
被功德者無涯愚嫗村氓奉香火者恐後照深潭
潭潭皆月月止一輪教寶鬘寶鬘皆香香無二性
直妙莊嚴無復庶猶藏祕密不可思議者矣于是
弟子敬薰沐和南作頌曰
大哉法王子　累劫扶行薰脩　想觀既成熟
漏盡得無礙　圓明了一切　十方咸照徹
刹那千手眼　或億億萬化身　恒河沙世界
悉歸掌輪中　大千蜾蠃形　亦如蠐螬響
所有微塵衆　如來悉見聞　所見亦非目
所聞亦非耳　由通妙明性　而融耳目相
隨物皆應現　覩覩不動尊　尋聲採若難

疾于激弩矢　誓拔度衆生　普徧娑婆土
乘彼弘願力　亡不得所須　誓如汲海水
盡劫度塵墨　成　咸令滿足去　大海不減損
願若憐衆生　一心歸命禮　或誦阿唎耶
成稱南無濕伐　觀音脞響至　拔波出苦海
送郡侯日觀張公入覲序
夫國家所以暢酵麗之風洽登弘之治者其必繇
敦重凝遠二三璋士儁臣乎夫赴機緣會奔電激
矢整暇則理得忘慮則幷物情糾雜在有以填之不
在詰之詰之則事多而患滋填之則務省而民怪
古大臣若昌若勃若魏舒若高允若呂文穆若韓
稚圭其發精似棤其疑神似遲安和詳緩當時號
稱長者輕疫或易之乃或當迅疾撼頓之會變悉
姚佚之鄉從容譚咲埜而策之而維風移俗理梦
定領必歸之若而公而輕俊者不與焉夫士也浮
漾踶洋趫捷佻巧翻車風生駭遘之霍焉慢驚徐
答之多所敗闕平居低掌意氣益不可一世大用
兒前耳目眥乳手足失措神識蕩而無主乃始之

疑重之與彼輕用之所爲相距遠矣我明郡侯姑
藉張公少擅嘉藻馳声秇壇有年夫文士性多俊
爽此流湛之思秇文浮華今吳越爲甚侯顧不爾
敦重凝遠穆平微波泛進止不苟嘖咲必昏殊不類
文士何論吳越乃今領郡以來史役盡謝雕龍繡
虎之業不屑意意講計吏治求民之瘼而燠休之
益甫稅駕即值海塩成大斂監首朽儀浮舜相望
侯曰恫瘝責在守土不難以其身爲勞薪外瘠郡
務內澡身心瀕問民艱仰籲神理夫時詘而俗汰
用逾窘民貧而務煩下逾敝公下令節讌會輟歌
舞禁民間昏喪服食華侈示之儉樸而又省刑簡
訟與民休息民非宿蠹鉅猾往於大辟者得一切
從末減家爲之賑賑惟時人爲之鄔鄔惟廣諸所
辟畫荒政犂然中窾民是以饑而不困無何復苦
旱曠侯星戴露禱禜雩精誠澍雨立至凡再禱再
應歲以有秋微侯則大饑之後民困未蘇天災相
繼我海上寧復保有我父老子弟乎侯爲政大都
寬舒而膺精采沉毅而緜煩苛舍茹而能得情洞

燭而善理照昫沫流惠不市小恩皦疢習勤務惣大體人見侯終日凝然羊神寂嘿而批郤導族游刃於虛天運而樞不動輪轉而軸自如以此茂弘伐襄上理是大臣之器也今廟堂懲束濕之政崇敦大之風文華先爾雅而後現奇吏治石循良而左健武不佞濫竽交戟之下往佐太宰與聞考計所殿最郡國吏要在刻去刻核歸之長厚而一時風氣桴鼓列在三事者咸敦龐黃髮二千石縣令而下悉翕然改玉趨琢雕爲樸興於循良若侯治行長厚冠東諸侯是明主之所亟賞也侯今以入覲行必且奏明州守治行居天下第一從而褒嘉寵異之以倡羣牧風庶官醇政俗康黜首于是焉賴侯之所關于天下治忽之機豈其敢小哉

壽黃鴻臚八十序

後川黃先生年登八旬諸媚家部比部守叁公董徵文以壽而屬之不佞不佞自謝蘭省追迹賀監還鑑湖幸遇方外異人授金液丹訣業已屏鉛槧社萬慮收踪返聽遊于廣莫之鄉安能復與當世

之操不律者角雕龍繡虎之技而以壽先生爲雖然先生有道君子也先生之所以壽矣又處天地間者非形骸也而根之精華精華者性靈也廣成子語至道始于無勞無搖而究于至陰至陽之原然後長生又視蓋惟靜虛冥冥乃凝元神既凝真炁乃固神炁交綿可以證聖可以度世何論邪疾延年哉先生年登八十而神明不衰要必有道矣先生起家國子生官鴻臚稱賢仕矣藉令躭纓紼者處此馳逐于声利之場寧有休時蠻觸相戰蟻穴是封浸假而都卿相榮三事津津乎戀不能舍先生冲夷簡澹照破一切紛華世味都屬幻妄一旦解組東歸遂其初志逍遥林下與賢士大夫尋香山洛社盟每良時佳晨風日美好唑茂樹臨清池以咏以觴順情蕩累人間世是非不屑其和憂樂不前其廉是壽之元也乃先生邇來文屏去詩酒朋舊壹以靜攝爲事伐毛洗髓霧先常湛淳白常守進之而金木并坎離姤黃輿結玄珠還落虎籍而註丹臺

躡希夷而肩彭蓉將無在此也耶今茲八秩未足爲先生多者且也芝蘭王樹盈堦滿庭先生之壽人間世益罕儷哉十月某日爲先生懸弧之晨天寒菊茂霜洗蠏肥新酒既篘香杭乍薦珠屨雲集舞衣霞鮮童子奏渴雲之曲和排空之歌不佞雖尚凡夫乎請以日託黃冠來登壽筵願承鍾呂之乏遥聊海上卿雲仙仙乎爲先生祉金庭桐柏間矣

王士全鴞心草小敘

夫承蜩若掇也運斤成風也非獨其技精益有神解焉所謂進乎道也我朝制義稱士之羔雁士亦羔雁踈之膚慤董存神理幾絕則無爲賢搦管哉乃英杰之流死心此道精有獨凝神有專注浸假而蟬蛻塵壒遊翔太清名爲脫凡是制義之九轉丹也此之不超而惜嚬嚬矉矉圖溺閭物何咕嗶之爲新安王士全之爲制義精凝邪神注邪庶幾承蜩運斤矣宜其發飲羽發無虛鏃也而世之人方且耽耽然求多之不已嗟乎惟楚有材晉實用之

安問地哉若使鴻儒之材必論道野緜緜之唌古今同恨矣

補陀洛伽山志序

夫泥洹之教西教也過去莊嚴右佛破暗滅宜覺迷拯溺芒昧邈綿莫得考鏡矣迨自周昭王瑕時世尊生于迦毗羅國離家淨飯脩行獅樓遍歷苦行成無上道普度三界爲天人師入滅以來析梅檀木香別性同分崑崙源派殊波一然止教行天竺東土未聞西教東流則自漢明帝始感金人示夢曰輪飛空偉發乘來小藐之石函開西方之聖諦而摩騰法蘭首從月氏來集闕下馱經白馬獻像優填王侯貴戚而下稽首十地依心二寶震耕雲霖踵踏恐後則中國之知信向覺自漢明發之也觀世音菩薩者過去正法明如來實與釋迦齊肩以聞思脩入三摩地以大悲因地證如來果以聞思故號曰觀音以大悲故發弘誓願欲以普度閻浮衆生苦惱干是與釋迦同時應化授記釋迦圓通第一而退處普薩權位妙脫情塵智周

沙界事理無礙機相盡融三千大千中有億萬蠛
蠓呈形形亡不見有億萬蠛蠓緊声亡不聞因
物現身身惟一隨機說法法法但圖菩薩無身
因物有身是名大身菩薩無法隨機有法是名大
法有億萬物身億萬身而其冤身物而空求一身
了不可得有億萬機有億萬法而其機法而空
求一法了不可得不可得身吾故有身以衆生身
爲身不可得法是故有法以衆生法爲法衆生惟
其有身是以無身衆生惟其有法是以無法法與

身融非法非身亦法亦身與法融非身非法亦
身亦法是故世音亦菩薩音菩薩音亦世音音者
亦形形者亦音觀者亦聽聽者亦觀何以故衆生
以眼觀形以耳聽音以眼觀形觀不隔垣以耳聽
音聽不掩耳有障礙故菩薩形融於音音融於形
耳融於目目融于耳觀融於聽聽融於觀觀亦非
耳亦非目聽亦非耳目遇形則觀遇音則聽而要非任
目形亦名觀音亦名聽形亦

名聽聽無所聽無障礙故谷之受響因谷有響響
不谷起鏡之受形因鏡有形形不鏡出般若現于
萬緣不泊于萬緣萬緣行于般若不累于般若佛
言圓通如是如是以圓通故是以率嚴甘露七寶
林中白衣光藏慈悲霈感西來大聖清淨海衆天
香妙香廣月宮中蔵王慶信晶日八難四天洋海
清淨塵立清涼寶海廣慶倅願寶拠惠德率嚴海
衆吉祥海月清涼寶山寶陀大悲等隨時立號而
佛菩薩梵王帝釋天身天大將軍毘沙門小王身
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
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
羅伽等亦隨物現身經言寶陀即補陀也震旦國
中二大道場西峨眉以普賢北五臺以文殊而我
東海補陀以觀世音西北距佛國不遠道法漸摩
近而且易東海僻在姑蘇一葦深峭雄扳秀甲
淪董梁五濁如來垂慈之茲觀世音之開化補陀
津梁娑竭良有以也顧峨眉五臺深峭雄扳秀甲
齊州而補陀獨立大瀛海中孤絕處尤爲奇特善

信航海朝謁大士肩駢肚錯無論中摯即天竺梵
僧亦往往卓瓢隻履間關而至矧無虛日而吾鄉
士夫夙願友畏風波罕登涉者海上文人恒摽勝
霧區詫奇五岳託之竹素而補陀一志獨闕焉乃
使大教壅閼外道喧豗則何貴操管綴文者哉開
府侯大將軍乃謀之兵使者劉公郡大夫龍公纂
修補陀志首取今上春聖母命頒賜藏經制敕御
製序文及元輔申公亭碁純諸簡編而圖繪山海
品洞殿宇形勝次第裒集古今名賢翰作彙為一
書復遣使屬道民刪定乃為稽削韻詩之俚謬增
入時賢之合作者若干篇復以道民所自為記頌
韵語附焉三君子之闡揚教典開廸愚矇厥功不
細詎惟山霧海若祈豫亦如來之所印可也

上壽母太夫人九十敘

吾母太夫人今年春秋九十高矣世稱身都將相
家累鳥石紆朱拖紫吹笙擊鐘在在不乏而詰其
堂上有九十壽母乎未必有也即其雖布衣窮巷
負米滫瀡子人子心有大愉快焉且也其之母侃

母也陶侃少孤貧寓客過之母截髮爲具劉薦以
秣馬士行賴以延譽功伐茂明今千秋而下爲母
子者悽惻感動某髮時授書歸自塾舍太夫人親
剪葵莧作糜飼某及起家爲令廡而勤每退食
朝太夫人必問曰兒子今日所平反獄幾何所
賑卹無告幾何所爲黜貪興利剔蠹幾何有之則
色喜加餐不則愀然不懌當在由拳某好道禀教
雲陽仙師南北諭諭大禍叵測太夫人爲弗聞也
者宮成敗有數世之足以敗官者寧獨眺玄妙道
邪誠以此絓吏議去所欣欣焉比某入爲蘭省即
即俸薄貧甚腰下革一銀帶銷以佐朝夕而某游
道日廣四方客常滿座太夫人與婦指若爲供帳
意良渠時時不給則嘆曰吾兒爲吏廡貧貧以廡
故夫復何憂後某爲郤怨家譖誦事逮詔摺紳交
唁檻擎攀轅臺車塞巷廡盈戶而太夫人弟嘻笑自
若及削藉去國交遊祖道風雪黯澹僕馬顛頓太
夫人則曰兒子無以去國芥蒂哉若負此官雖榮
猶覩如其無罪即去何傷吾老矣行辭朔野水壺

鞍痍而就江以南風日駘宕竹坪飛塢瓜畦菅棚
胡不樂哉某之歸就宅西關園半畝雜植芍藥辛
夷茉莒決明鑿一池若研以蓄文魚栽芙蓉而跨
池架小樓其上某日與婦楊奉太夫人板輿婆娑
齋閣供大士曇師諸仙佛像日夕焚香頂禮罷各
就浦團跏趺瞋息滅獲化之脩然龐居士家風云
蓋某東歸之五季是爲太夫人九十先是太夫人
病肺頗損某延師理藥外日向如來天帝前搏顙
乞哀方五旋踵中庭母夢天人以五色藥盖覆體
少選家設叁醮大祝口累禱藥益星君某心異之
而太夫人病遂劇強飯矣嘉平月三之日爲太夫
人生朝諸子姓聚於族而謀稱觴堂下而以某忝竊
能言之科屬其爲一言奉以上壽某惟仙言長生
佛言無生夫長生猶有生無生則無滅均之跳出
陰陽不受陶鑄者矣太夫人數十年來念珠不去
手菩提不去心清淨蓮臺近在眉睫而某則雅慕
玄修皈心禪悅泥洹羽化咸所服膺誠使摩尼現
光蓋與結跏如來聖師啓吾母子之久在淪轉而

下筏引手焉昔爲侃母其寃也爲禰昭之母何幸
如之其蹇拙不能諧俗取世資所謂身都將相家
紫烏石紆朱拖紫吹笙擊鐘者上報母恩而弟今
他日得采雲霞爲母壽裳櫬流灑爲母糧餚勝鬘爲
母妝爲母御飇輪駿鶴乘禮釋迦拜大士朝金母
謁元君逍遥玉京遊戲珠林誠若是即今母雖布
衣窮巷負米滫瀡何恨於是諸子姓躍然起曰大
哉吾子之壽其母也久徒欵得世間之花誥紫泥
光榮其親而子乃欵得龍藏金言太霄琅書以爲
親壽也雖其語閎廓迂誕亦有致哉即未至之恥
其言蕭蕭泠泠排空騎氓固似與人世凡母子自
有別矣

王士全筠心草小叙

夫承蜩若掇也運斤成風也非獨其技精益有神
解焉所謂進乎道也我朝制義稱士之盖雁士亦
盖雁睨之膚慤董存神理幾絕則無爲界揺管哉
乃英杰之流死心此道精有獨凝神有專注浸假
而蟬蛻塵壒遊翔太清名爲脫凡是制義之九轉

丹也此之不超而嗜嗜嚮嚮圖溷間物何叱嗶之爲新安王士全之爲制義精凝邪神注邪庶幾承蜩運斤矣宜其發飲無虛歉也而世之人方且耽耽然求多之不已嗟乎惟楚有材晉實用之安問地哉若使鴻儒之材必淪草野縣縣之嗟古今同恨矣

十一卷終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吕　胤基充符選

上海圖書館藏

叙

王復陽詩稿叙

吾浙名山以雁宕爲最勝大龍湫洞窗深黑峻嶜屈蟠不見底止有峰巒碧刻天石壁瀑布春粉霏雪迴薄激射日光蕩漾作青紅鴻虹霓狀山川奇特雄秀若此其于益必有霧靣異人焉

則復陽先生其一足當之復陽爲諸生顧洞曉天
文星曆風角遁甲六壬陰符韜鈐嘗叅譚二華大
司馬軍幕深見眷遇行間機略多所采納譚公戡
定東南先生之勞什九公欲荐先生起家兜鍪開
府柱印可曰竟取之非其好也無何遍遊天下訪
道羽流每遇黃冠方外之客無問負販咸滕行向
風不難以其身充棲隂寺博之役勞苶積歲遂感
至人授以性命雙修內外大丹道訣頃以不佞至
心向道數百里來訪得聞先生要眇果然證聖實
祕昇天霈梯不佞與結契外交採環中奧至幸矣
先生閒以暇日爲詩歌亦朗暢沉蔚尤長擬古杖
鳥所至輒有篇章歲久成帙屬余叙之夫復陽抱
道人詩何以云然古鶴上仙往往不廢唫咏語帶
烟霞字披星虹陶鳥性靈別抉萬象金臺宮中人
公辨之即如都水監詮次真語如云林石英書童
方諸輩鎖金匱玉詩道何啻乎復陽諸稿惜不遇
通明公今遇通明公雲笈發靈藏矣

奉賀沈少宰肩吾先生下居叙代作

夫至人者息乎無爲翔乎無始蜉蝣塵壒與道合
冥萬形去來一如郵傳彼其所寶靈明爾靈明而
內何物不負靈明而外何物不幻弢光埋照握璽
中以遊於世世無能難也懷之不驚頃之不挹拭
之不淨黜之不磯折之不學刓之不光張之不颺
抑之不降跲跡蓬累行蹻廖廓自如三事大
位隆赤顯融時來則爲之辭宮之被錦繡於松栢加
雲霞於崑岫何關至人胷中毛髮事吾師乎吾師
乎吾師肩吾先生火而龐愿長而怡愉起家詞曹

文掾天潢銜清水壺往與荊州同在交戟之下荊
州恣睢同曺不無少骫骳而先生獨抗顏亡所阿
當入京闕或欲選荊州子入穀申先生直取其卷
抹撥之不選荊州聞而銜焉屹不爲動比荊州敗
朝士競爲搤撼以餚釣名声而先生於時顧持論
獨平歸之厚居恒味道耽玄莊穆簡遠澹於世緣
避津讓路久之譽望逾起漸致通顯白麻紫泥且
旦暮間乃翻然請告還之名山福地若忘其歸一出都門心輒懸乎東南

息景注道德南華以寄其玄朗洸洋之致人顥天
行殆先生之謂邪先生起家垂二十年自館僚以
至宮坊卿貳日侍講幄承聖天子寵遇最深而其
家猶蕭然環堵不蔽風雨近始得葺一廬南郭以
居鄉善杜德機出入布衣單舸舍者爭席行者爭
路里巷之子絕不知先生爲近侍貴人鄉人之好
華衣服車轂餙僮奴赤奕衢路者悉從貶損汰侈
爲之一變云其出先生門下今有綰符待罪海邦
飫領先生緒論習其行事薰其德義以得免于大
戾余小子幸甚先生無忘日夕提勑以嘉惠余
小子語不云乎詢于黃髮囚儻敢不力自澡滌以
祇承大君子之明德

贈無盡燈上人敘

佛法自釋迦文佛開化真丹達磨近遡正宗單提
心印六傳至曹溪大鑑其後南嶽青原雲門臨濟
曹洞瀉仰諸宗支分派別莫不宜契一心紹隆三
寶法法相傳燈燈相繼有絕必續有衰必興維摩
經云有法門名無盡燈云何名燈破暗滅冥十方

朗曜故云何名無盡除妄還眞萬劫不壞故聖人
妙明眞心一物不住而萬物咸通而卒無一物一
法不留而萬法悉歸萬法悉歸而卒無一法火熄
之土不泊太虛妙明之內不棲纖塵謂之眞常無
有去來無有離合無有起伏無有生滅陰陽之所
不能儔氣數之所不能推刼火之所不能焚大水
之所不能浸以其不妄也衆生爲迷眞常故有妄
心爲有妄心故罹斷滅二六時間顚倒妄想萬起
萬滅第起一想即是一生第滅一想即是一死刹
那而几席之前刹那而地獄柳鎖黏滯結紛亂愚蠢如沙
土之沕於衝波燭燼之搖搖於飄風鴻毛之燎于
洪爐輕霜之棲于朝陽有不速受變滅者乎夫清
虛如四禪四梵廣厚如大地山河而皆未免墮刼
常幻泡者乎何物爲妄妄者識神也衆生妙明眞
心爲情塵覆蓋故淪爲識神鞅弃翕熠使人流浪
輪轉胥是物也祖師掃空諸緣單提心印證明此

纖塵不立所謂淨洒洒赤躶躶者真常也真常故無變戚　　客有來去郵舍自如郵舍不逐賓客而遷也　雲有聚散虛空常虛空不逐浮雲而變也聖人所爲立於陶鑄之表超於浩劫之外者此也或曰衆生迷倒塵緣背真逐妄故有變戚如其知之而盡除一切妄念忘機歸于空寂即是道乎曰不然　倒塵緣則有有則結縛不名爲道息念忘緣則頑空亦不名爲道所謂真常者真空非無也有而曰妙有非有

也非有非無亦有亦無無不留一法萬法森然萬法森然一法安在是名無盡燈無盡燈法師者余同社聞仲連方外友也精研教典明了性宗余因仲連得侍師巾瓶聽其警劾益令之慧遠支公也師一見即索余一言爲贈余乃拈出師無盡之義以相發印余博地凡夫強作解人語無乃鸚武之誦波羅蜜邪願師無悋開悟徹我覆盆夫放光普照者燈也非所謂自了者也

壽沈影泉封公八十序

余讀古高士傳逸民傳襄陽耆舊傳殺光傑真含
霧抱一鴻龐敦愿之風穆哉遐矣及考鏡古今文
苑苑星虹之彩繚繞龍鸞之章刻畫萬形煒曄千古
蒐剔玄宰舒布性靈洵媚且都夫沖素獨存則文
心宜乏灑藻太盛則醇德必漓斯兩者若緇白涇
渭其或無之吾明州沈氏自嘉則梃絕龐之姿彭
黃儼潔一麾先登而箕仲肩吾長孺諸君子繼之
世祀連蜷並操不律聿西京而表東海阿咸清真
何減嗣宗小謝秀發不遜康樂曾家七子旗公五
君近不出沈氏階庭間可不謂近代之特盛者哉
乃觀其諸父若稷丘慕開及影泉二數公抑何靜
嘿龐厚也影泉公者長孺尊人齒差稚於兩公而
耆舊名德與兩公同里人署嘉則而下爲四後慕
開公而下爲三壽此三壽並寶素心肩古高遯斯至所
文譽掩時青華三壽不有四俊四俊各馳
難至無所難無益自織簏居士八詠隱侯以來所
未睹見吾明大海滴渤澥洞之氣寧渠有私於沈
邪萬曆十六年某月是爲影泉公八十大司馬東

汝翁仲子高州守孺覺新與長孺有連十七年高州至自入覲將登公堂脩觴酌之禮而徵言于道民道民與諸沈嘗有文社之盟而事影泉公爲丈人行于是不辭而爲之言夫余言幾足爲沈譜哉

陳立甫司理蘭亭詩序

立甫楚產也余讀漯司馬長卿子虛賦其稱雲夢一何鉅麗也荆王故都廣袤六千里包絡漯沔控帶樊鄧緜亘三湘吐納江漢蓋亦有俊人秀民壖帷杰之鬰朱陵嵯峨表以神嶽君山秀媚厥配霧妃詭維玫瑰琳琅莊薤射千歲黃彫胡鶺鴒孔鸞白虎玄豹之屬實産江漢蓋亦有俊人秀民壖帷杰之鬰焉屈大夫一湘水纍囚耳佗傺之詞于薄江濤遂遊之篇凌虛徑度爲萬古騷經王宋王景差之徒繼之愽古綜今文心細絕麗即故吏岑牟毚敭信紙揮翰幾千鏘金刑人多材自昔記之埏埴醯醢皇代爲烈以不穀所知陳王叔人倫秀遘菀爲品匝吳明卿潘漯景鑒蚤登秇壇李本寧奔峭絕塵吉光天駟龍伯貞徵朗洞物水碧空青費國聘鑄辭

韶秀足垂名言周元孚煉格沉雄不沒片氣鄒孚
如蓄意深客右色隱起郭美命構思婀雅清声匂
然龍君善温夷蕭散名士風流與兄君超差池頡
頏乘珠雙照瞿虞夫杭慨悲歌楚客遺調有子孟
堅横絶倣睨雲鴈孤騖子元甫史事超卓羣翰並
工蕭以古德冕粹凝文鋒特峻丘謙之挺質不羈
詩亦跌宕劉蕭湘賦才殊異文多瑰奇石司農淹
綜有識落筆琮琤王太湖踈暢多姿彫彩奕奕周
叔南外氣通仁惜乎短折彭君遐沉思高蔚浸假

天雅不穀往者論文海内獨與荆人似有宿緣益
叔南嘗爲不穀言楚三尺嬰孺咸能誦由拳詩是
諸公者並不穀所交知嘗擊也而王叔有子立甫
才氣豐縟藻思空湧後來之秀軒翥橋舉斯其傑
然頃起家進士爲甌州李探書委宛墅勝蘭亭文
得以輶軒行部之暇遍覽東南佳山水與吳越諸
名流觴咏唱詶吏道文學冠冕南國亦極一時之
盛哉王叔與不穀最善立甫講通家之義甚高一
日遣使詒書不腆敝帚之業爲越諸生見

而欲享以千金維是不經匠石之門不登樑楠幸
足下昵圖之且盛推不穀執中原牛耳盟而欲徵
不穀寵靈此文若玄晏先生之寵靈左氏也不穀
則烏敢當而顧以不穀之宿有緣于荊人且與立
甫父子緣殊更深哉以立甫為子而有父王
叔居有雲無遊有蘭亭其于詩文若砂赤望白也
雖欲不工得乎抑蘭亭自右軍脩禊和之禊諸賢
會集名章秀句山川映發相距千載葛艸零露風

摩寂然至今日而始得立甫來茁茲土妥闢荊榛
覆蒐古蹟遠近名賢咨覽立甫時與流連觴酌抒
歌咏命之曰蘭亭詩其有成于燕楚及他處不屬
殽吟者自蘭亭而詮次物怠之係以蘭亭焉不穀得
而三復諷誦松風蘭雪泠泠來襲入當與右軍永
和之什並傳無疑方今殽延不乏名士有與立甫倡
和者皆昔蘭亭社中諸賢流匹也嗟乎立甫少年
美姿容稟潔家學不穀不難其工爲詩文而難其爲

吏化成精練若素官殊不類少年賢介公子立甫
北逼倫兼材邪不敷蓋於此益信太丘道廣也

、錦春亭五子稿叙

夫設麾文之席散荃蕪之香燃綠桂之膏擘紫鳳
之觴金母降馭阿環臨堦羅郁霧照前導飛黃大
低旁侍非空發歌踢雲歔語干土戶肉濁穢之夫
欲進履綦而分庭卮匪維唾去亦邽不前令野媪
邨婢強自塗澤披荏衣垂纖羅與燕翹大家韝靴
諸婉同居金屋並列綺席有不低回羞澀莫敢仰
眡者邪文章至今傳士家業詹詹炎炎老生口吻
壯士薄焉風牧瓊龍坐策天地黃石素書手握雲
星虹鄴下黃滇兒猛氣食虎龍門公渡鴨綠旁睨
四顧目無二帰若曺顧安所得老生口吻而稱之
而今之諸公爲時格束縛雖有益代英雄不得不
俛而就帖栝矣雖然曺孟德方當牀頭捉刀英雄
氣自在猶勝崔季珪董在什今益代材俛就帖栝
借青伶逢掖之調而吐其胷中洸洋磊砢之思即

文亦有仙品焉何至婢作夫人矣不慧觀三十年
以往文甚擬擬及余身而稍振後來者戮力繼之
一洗老生氣態而存英雄面孔不慧快心哉而昧
者乃復揶揄之而亟欲刻其雄俊以返於瑣庸則
不慧誠不知不其何說矣余交徐時進行可董光
宏君謨廼世祿文叔楊德述明叔德遜敏叔五子
者並稚俊士也其所爲博士家業咸廼廼玄暢不
失其人品本色嗟乎大雄俊何負於國家哉雖有
揶揄願五子堅持之不下也在當事者須得雄俊
以報上務預培其神氣玄膚華愼毋揶揄抑寖
之日卑之無甚高論

、贈郡大夫武陵伯貞龍公三載考績序代作

夫僞金之炷然也遇火即變真者雖經百煉自如
陂塘之驟潦也一夕而涸有源者雖經萬緪不竭
以宣尼國僑之爲政也必三年而後與人交頌若
聖賢得民若斯其難也俊快廬犒之士朝而視事
夕誤大名急猝震燿横跨踔絶小智填物小惠啕
人畏而親之懼爲神明徐之而逾萎菸無奇敗闕

四出索然意盡始敬終凌易頌爲譏則驟而無本
歟實也武陵龍大夫伯貞氏沉幾朗鑒逼倦穆莊
有道君子也以衛邵名法曹遷貳明州甫下車以
明俗士瘠浮汰富踰檢柙貧窘奸闌公首示之節
儉裁減燕賚禁絕歌舞伎樂悉爲射家而庀毗恣雖白日陵鑠
奴宿猾多指影鄉薦紳家莫敢誰何公取此曹盡置之法而鄉薦紳
人都市莫敢誰何公取此曹盡置之法而鄉薦紳
以非理闢白者公壹聽之三尺亡所阿上傲狠而
橫者弭聽而健訟者椎埋胠篋者嫚媟蒞戮者辨
有口而善變黑白者深窜而巧持黔首陰事者一
至公前輒懸照而辟歷幽斷之于是郡中愕然驚以
爲神俗爲之一變而大家豪右漸不悅頗作飛語
擠公屹不爲動曰吾聞舍沙射影射無影邪乃
公以一官爲郵舍者幸徼惠譎張者而還吾武陵
舊津吾方德之而彼其如乃公何出而正色視事
入而瞑息一圄焦童子進伊滑之供即丈絛幪沖
寂若人外人云不悅者莫能有所攖掇而嘉名
久益訇起當道交薦於朝而減戊巳之間吳越大

旱公與不佞悉力零禱
遍歷郊野疲瘁黧奸
勞爲多公既以風稜抑絕私門嫗育窮巷閭有
氓乘機操士大夫短長快於一逞者則又呶爲繩
治不貸士大夫闢說偶有一二因而稍解免者或
從公申謝公正色曰吾始不任慁亦不任德吾與
士大夫有所枘鑿者以情法迕也其稍入者以情
法合也吾知有國家三尺安知其他而柰何輒以
爲恩怨蓋又之而不悅公者乃大悅服帖然以定

而公之爲政亦兢兢而弭堅撼而不動焚而益解冗
而滋暇師心而能虛用法而能恕物來即應而常
不爲物先事至即理而常自立于事外洵老成沉
毅古通人倘罷哉暇日與一二文士抽玄抒藻落
筆瀉麗雅長海內而又研討性宗固濟命帶探靈
寶而發密藏飄飄然挺凌雲度世姿即公之吏治
超踔皆其土苴緒餘也不佞守郎署幾十載一塵
出守多所迷謬幸公之在事左右提引以匡不逮
若師大川公其筏乎乃今者公以二載奏最天子

天子嘉東海承治行高宜有顯擢以勞忠勤不俟
愚公一旦去而涉者舍筏罔知攸濟也今夏秋之
間文騶陽爲雹萬姓嗷嗷莫畢其命不俟與公力
籲帝閽走雨師催而小滌以拯禾稼什不能伍而
猶兒以西朱方以東赤地千里鑊鍥不下當事者
仄有隱憂同舟共濟不俟方願與公艱難共之寧
必遲公以留穡我民公眷無夙夜肩其車轄而弁
髦我

贈慈溪何侯應召北上序 代徐鄞縣作

不俟於何侯蓋太息當寧之知人安民洞灑萬里
若部屋之下也吏之儇巧齊給者置置黜首之
務若秦與越不相關而維壹意嫉殺弁冕倫序合
當路意以博官譽而希美遷循吏賢者朝夕孳孳
日問民所疾苦而煦休呴沫之吾知奉職循理不
媿吾所謂司牧者而已而上之合弗合弗論儇巧
嫉蠹恒當上意見以爲精神才諝事上如此理下
可知即有監簿敗闕憒憒不勝愛或多爲彌縫惘惘
之吏第詘揵循不工媚動輒枘鑿膠腫支離雖

美惠浹乎閭閻嘉声翔乎郊野上不易聞無爲揚
誦之者巧宦用僥捷而率得大利循良縣拙直而
動多齟齬自非大賢上智中庸之流烏得不從風
而靡也慈溪何侯綰符理邑四年於茲才博而敏
氣鋭而温喪粹而直諳所擘畫壹如古循良慈邑
風樸士瘝侯以清淨倹約之治治之厚豐祚小民
而薄於自奉潜簾汰整刷而恒若無事事取核實
挈領而不衒鬻電連歳遺水旱民饑所講求荒
政黽勉趼蕉萃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者勸嗟乎何侯循良之風朝廷迪知之鑑穆乎休哉兩得之矣不侫叨符幸與侯隣後侯而至未習于政風俗治體多所咨益侯虛懷披示以獲免顛躓其何寵霝如之侯今行矣典刑日遠如宜者索塗倀倀奚適于是不侫與奉化喬侯定海汪侯象山崔侯相聚而歎我轓猶數人同浮海舶一舶及岸而我轓猶泛泛淇濮未知秘駕于侯之北載酒於郊拜送馬首而不侫爲中之一言以贈侯行而誠念疇昔同舟之義乎願無悋一引手下筏也

贈邑大夫徐侯禱雨敘

明州僻在海澨田多斥鹵一遭颶潦千畝爲潴或當旱暵江潮苦鹹不可以灌舊四鄉並有隄防蓄洩水道歲久河渠政廢堰閘圮壞水口一洩盡入大江諸港立涸旱之爲災殊甚於潦土瘠民貧俗逾偷窳號爲難治連歲吳越大旱疫癘繼之民人囚札骸骼枕藉豫章徐侯出宰我明今歲已丑夏復旱侯與郡大夫方秉屋望召方士結壇設法禱

雩不應侯乃遍叩四郊龍湫屏騶去蓋窮陟天井
山絕巔夜分披荆榛犯霧露向五井摶顙連曙龍
神效靈下山而黑雲四合雨師前導復禱銅盆浦
龍還野服徒步三武一拜掌膝爲腫流汗浹背道
旁父老觀者咸欷歔感泣澍稿稼復蘇歲以有穫
而亢暘既久不無損傷即又丞以災聞於當道議
蠲賑焉又開藥局以療民疫癘全活無算侯爲人
豈弟不設城府表裏洞達才諝敏贍遇事輒了甫
下車而鑿井宿蠹夷寨略賞政声驟起號爲神君
諸政務於聆訟首稱不便者次第裁正禁預借以寬
民力置長单以杜浸漁酌緩急以便征輸革拘攝
以除橫擾清胥吏以防舞文脩水利以備蓄洩禮
逢掖以興人才懲健訟以息狡俗士民訢訢嚮風
頌声交作嗟乎去歲旱災賴郡守姑蘇張公署邑
郡丞武陵龍公竭誠禱祠悉方調劑饑而不害今
歲則又賴侯爲之指据荒政良苦前州于吳越間
爲最報劇厥土瘠薄阪田下下連歲災眚吳越困
甚頃者阽陵以北徐方以南赤地千里流離滿眼

積骸若陵浮尸成坻而我明獨私皇穹雨澤以拯
田禾仆存四五邦大夫之擘畫救卹我元元之民
較他郡邑有加焉天其或者哀憐我明州負瘠視
他郡邑甚而載錫之良牧也邑耆老其等以闔
境民心相率效古與人之頌頌侯德政而以不佞
頗媚于古文辭且辱知侯深乃厲不佞譔一言以
進不佞既爲侯記禱甫卒卷卒而邑耆卻父老蒲不可
已僭而握顓若是夫官之易於及民者必無加于
今哉願侯益崇明德勿替初心實我明元元千百

祀無疆之休不佞異日者尚得操三寸不律爲侯
傳循良以嗣右黃次公朱桐鄉後

贈郡司理唐公三載考績叙

廣以西覲桓唐君弱冠舉省試第一明年成進士
拜明州司理三年奉最天子璽書褒之賜封尊公
如君官母太孺人鳳詰龍章頒自天廷進賢象翟
光耿庭闈荷與穆哉乃不佞以爲君於此益有四
美焉文學致身循良爲吏忠而報主孝以光宗人
道備矣童縫者宿童烏佶俚白首窮巷非甘與子荷

朽虛則文心不霧故君舞象之年逸思輒飛發笠
湍甫冠而名甩八桂文式九圖一上公車之牘
而声名大譟闕下遂藉金閨猥縷彰組左賦賢紙
玠才傾都何其邁合蚤也可不謂雕龍繡虎鴻都
稻石之彥乎書爲明州即鄙縣雨脫於手牛刀風
斤練若素官運淹務疏其呻瘖幹務蹇其賓覆盆
必燭蔀屋必周千友之恩旁流郡國行部所至黃
墨囘心蒼赤矯首鉦霄雲之臨照威鳳之翔集不
啻也斯不亦右所循良史手系絲之節標於懷

氷懸魚之風矚於瞰曰退食休沐脫粟一盂葵菹
一罷太公擁都布太孺人曳縞裳而身肅然不異
寒畯居恒絕請託持三尺罔釣舉千豪右之口而
惟勿怨讀千閭左之情曰吾爲天子外法吾將匹
夫匹婦之命是寄而以居閒高下其手寧盜公憲
以樹私恩其爲歎罔歟其馳之臣非耶奉二親官
之全不屬饜以膏鬱締澤而光
融以上壽今名出有乘軒結駟之榮又有舞綵厠
榆之樂奉童煥恭恩郅隆而兩大人嘉可知已

又不可謂令子純孝哉史漢傳文苑傳循吏傳孝
爰有一於此流曜竹素名敝天壤而君獨兼之衙
與穆哉盛矣不佞每視君少羊而喟局深凝性度
溫直喜怒不形嘐咲不苟隱然公輔之器然則不
佞所藉以堅君生平他日酌斗杓而
調鼎鉉明州其發硎哉不佞徹不佞很以職事數奉君教
督其宏深醞藉有過余者余惟自昔英邁儁爽之
士不難其才而難其器君器偉矣是人倫之秀有
國之寶也君尚益廣其才而弘其器吾將執左券

而十君之三事九列也

呂調甫芳潤絲集餞序

調甫祠部之待其尊公期齋相國於長安也當世
廟英明朝恒先後柄政者方以貪狡鷙深饕餮養大
利諸子因緣城社朋家作對調父從中劑量伸縮
不激不隨饜壑蛇蚹氛埃之表未嘗染指饞鼎時
雅著賢公子声世廟挺大有爲之姿好辭賦神仙
醮祠服餌事四方異人奇士咸盱衡搤腕來集闕
下調甫以賢介之賢擅才藻之譽列在清班日立

交戟宮闈廟時玄文樂章時時進御稱上吉士家
珣珉張氏均堦方斯蔭如又得乘機講會盡讀秘
觀異書徧交海內奇士多習朝廟故實兼聞秘典
圖記神仙要錄不佞頃與調甫善數共抵掌調甫
武庫其腹懸河其口明辨賓客東山絲管浮艇着
探賾窈溟淵洞博物宏通君子哉而尤長於詩賦束
髮吟咏頃其都人逮相國告老歸調甫又承歡林
下垂二十餘年西州俊乂故叩叩之無所不知如伐竹瀟湘
觥投簡未嘗不在以故其爲詩也取精日多鍊骨
曰妙外無乏境內無乏思隨地布情因物鑄形曄
然者麗暘霞飄然者撞鏞虞蒼然者陳敦燮可不謂
者叶金奏鍧然者田神颺始然者揚干戚泠然
成風之斤桑林之舞乎夫王謝子弟家富藏書塵
有豪俊其于秘文也如赤堇青藍不期而化白屋
窮巷研傭自給借書竊觀其于辭賦也歲積月累
尺寸而成此其功相倍萬也調甫名其集曰芳澗
齋屬不佞詮次而序之不佞方且與調父論討金
丹烹煉妙理而尋呼子先騎龍鳴諸君舊蹟夫詩

賦小道吾與若並浮雲士苴之爾而循層層焉稱之不置何居

凌沂州集敘

詩於天壤間最清物也亦恒吐清士口吻山溜之響琮琤然松篁之韵蕭蕭然霧瀨所發滌人心神沁人肌骨必無俗韻酒肉傖父塵坌栖禁垢氛填胷彼烏知詩顧反詆呵騷雅培擊韵士詩道以故不尊時得既崇士或更至相戒無譚詩搢紳大夫諱忌此道如蠆毒而賢豪英雄人則不勝其憤懣

急輸我租餘喃我孥我侯之劬又臨湖而望淚血
榜人遠近若蟻女郎因風送歌曰湖風吹面兮鬢
如絲乘船蕩槳兮波濕衣市犬不驚兮人吏稀紅
樹蕭蕭兮映板扉今我采菱兮日暮歸道民側而
聽之曰嘻是邦吏治良哉盍其國必有賢侯焉何
其山野之謳若斯美且都也詰朝會稽學博先生
率其青衿逢板士若干謁道民曰吾國有曹侯賢
者牧茲土六年開美有度寬仁愛人風翔惠浹士
民懷之又而彌深崴之不辰幾乎大侵賴侯抹療

厥災乃輕愚其一旦遷焉且欲徵一言以傳循良
不朽聞吾子列在能言之科敢請道民曰余不習
爾俗聆此邦山野之謳良牧哉知風之自矣雖
然嘗試言之學憚先生及諸青衿逢掖士起對曰
俟為治中洞爽不設城府寬三尺不峻楚鍛拘文
老有恩不深其罔遇童縫有禮不及于媟善爛焰
物隱情而澌雪平反之徵無冤獄巷無歎声官不
怠宦成夷不替初政穆穆愉愉六年一日也道民
曰嘻有是哉司牧之良也穉人榜人野哉不文民
歌之矣予鄰封野人于是亦為之歌曰湖收菱芡
田穫穲稏女也連袂負叩舷者維村有誰士和以
雅誰其采之若耶之野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允符選

書

與錢淵父

使者以足下手書來兼拜貺惠綢叠中心藏之書辭款曲託寄深心皦日青松足表明信僕亦有情敢不拜嘉不穀結髮於論交幾遍海內動稱管鮑輒許椒蘭不穀信之霜降木落歲寒幾人谷風示警

絕交有書古人興嘆必也題門告絕無乃傷於不厚乎要之廣交不如索居肯哉斯語不穀所居有樓三楹樓前雜植卉木葛藟蕭艾梧柳葵榴無所不有宅西復鑿一池如研池大池上架一亭僅可坐僕一人春夏之交灌木蔭翳細草幽香鳥語蛙聲喧於枕席流螢蛺蝶亂我書几野人風味自柴桑翁織簾居士千載後知此趣者蓋矣不穀以此了餘生繕性命又烏問其它李供奉有言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君平君平奈世尚恐攀援世棄君平乃遂幽絕即不穀今日未爲不幸久苦長卿貧其貧也所以開壙令不穀有中人產安得脩寥闊寂若此乎足下願與不穀爲石交霜降木落後政須留得蜕翠二枝是他日重來虎溪咲耍也足下努力尊公傳宛在賦順寧皿子諸詩並已脫稿便付蒼頭恐不足仰副知已春間承虎林見尋僕今歲都未出門即宣州之行亦竟不果無從與足下傾挹新安汪伯王司馬適有書來云王元美吳明卿李本寧以新秋爲白榆社之盟招不穀赴之七夕前當

爲一往并吊宣城君抵虎林奉報幸來會湖上勿勿作㑹未盡願言

與錢次卿同年

自客歲別足下鹽官至今掩關却掃三月間將爲宛陵行既而不果舍中有樓三楹樓前雜栽卉木夏日陰濃綠樹交手啾啾唯黃鳥鳴於桃席不敢手一編咿卧長日不知流光之曲曲去也貧遂到骨此身益閒黃卷師多得錢本領既大心計轉麄乃不暇鳴渭城不辭數四壁蕭然一絲不挂氣體曠怡心骨冷寂名爲法喜福訶曰不然火坑之人得志則不勝盈汰失意則無限淒涼不敢免矣足下性簡遠自清真人尚未免世之纓絏要須於榮豔時立定脚跟不作榮豔想然後豐約喧寂視若郵傳君家夫人郁先生精心大道定了手而去此後頗有顯化不入間世浮漚石火都無足據維有此一大事可超昆明刼灰不敢念念俱定歌留雕虫一障未盡剗除即此未剗之心便是生死之本可悲也足下欲了此生只須以君家丈人爲法苟存道念應世何妨功成身退撒手即是幸足下有以復

我淵父令兄使來會謁令祖母墓志銘已脫草附去賢兄弟遣訃前後兩不相聞不藏私心悵之結念足下長恍在大宅萬琅玕中風便惠以好音手札不悉

倉邨開府

往歲前芽入四明辱先生不鄙夷不敎齒牙間誉及之遂得因邨比部以交於下執事一見傾挹雖古人定交杵臼語合青葉陰何以加焉未盡綢繆輒爾別去此後遂杳不相聞野人踈嬾故自其本色

承約過句餘奉詣典謁乃道民杜門久矣即煙火相望隣家經季亦不一到何從泛山陰訪戴舟然先生一念津津憐才愛士古人風調道民則以爲自足千秋矣道民嘗爲吏經下執事舊行部士民往往能頌使君寬仁慱大當世鉅人長者非公而誰道民雖黃冠乎手中銀不律尚在它日請得以裨官野史書公德業風采以脩國史財擇七夕前有宛陵行當過竺頭燬茗清言而去公家逃奴在業付還者天下之惡一也道民寧能爲若曹藪乎

然僕有舊奴數人○盡化爲烏有○則以主人貧故所不去有梁上甕烏衣爾○世情故然何足深論草草作畱手勒不莊

畱陳道靣

聞足下遂謝去諸生黃冠入道矣僕見世之人身都卿相紫綬華顛纍纍班行尚不肯避賢者路鍾鳴漏盡一朝去都猶賦眉妾孥相誚而老諸生婆娑素領青衫散盡仄注之冠塵滿其上且鷄肋視之踹躇廖庠乃足下少季青衿才名傾海

余削籍来帰君亦引疾休沐烟火相望不數還往余盖不欲以不祥之身禍故人累使故人早策足要路津君之道行猶吾道行也嘻意其一旦長逝乎誠意君之一旦長逝也即百遍相過自晝下夜猶以爲少而何過執鄙滯遂巡引郤硜硜焉嫌爪李之爲乎噫嘻乎君已矣仰瞻惟幙俯察凡逆其物如故其人不存矣身後不朽獨有手定君遺文以垂来世此我後死者事聞余諸孫田憐在都中業任之未知其果能勾當而無憾不止下古今文

土亦有顯融長年昌大豐胙昨者亦有白首窮巷
蓼藿不充者亦有一命甫占盛季早折者及其畢
命丘墓掩骨玄廬蔓草荒烟狐狸猵貉同一尽耳
至人觀之惣屬幻泡而又何苦分別計度沉痛與
哀于如生之際無乃不達哉君已矣吾亦枝淚止
矣且與遲而浙乎太上矣尚饗

祭大中丞滕公文　代郡大夫作

維我大中丞滕公之出撫全浙也歲屬大侵羅剎
以東鄙兒以西閭闔教督救督道殫相望公力陳吳越

檀州伏謁轅門蒙張先生推誠降色尊俎綢繆以
車騎送之塞外觀邊城戍堡飛閣浮梁健兒都尉
射雕於雲中匈奴右賢牧馬於城下諸將陪一黃
冠道人行遊坤堄間相胡人遥望見百千成群稽顙
而關而入求賞大將軍爲之開營門咸陳兵衛令
胡人提刀走馬飛鞚旁青天而去七萃之士鳴鏑
奪矟投石超距人人雄猛氣壓鄴下黃鬚兒羣胡
雛頫伏讋慄不敢仰視少選競起獻瘏兒乳酪以
牛酒東帛行犒胡叩頭謝謹聲如雷而橫吹疊鼓

殷殷垂作軍中開筵燕客客一黃冠擾上坐諸將
列坐壯哉斯遊足冠平生先是道民脫冠拄
武奉母氏出潞河阻凍逆旅蕭條風沙被面鬼
蜮窺人逐客牢搔之狀至無聊矣而先生時時問
遺不穀孔子於邸中信使絡繹不絕長者之厚收
邸不穀高義寥寥乎出古人上不穀即沉族漆身
其何能報先生曠代鉅人才走風雲氣包寰寓筆
叅元化文繡虎龍運機如李衛公體國如郭汾陽
愛士如皇甫度遼輕財好義如于襄陽風流玄賞
如謝太傅嗟乎我高皇帝取神州赤縣於胡奴之
手氣脉旁礴深厚安得不醞釀若而公者翊運培
基以光天壤公受命而興揚勛布德僕一夫么麽
含質離柱輒爾動念譬之肖翹感德於玄造而玄
造固不自以爲恩功德載國史姓名書上清非先
生而誰先生登三事康四海功成名立矣拂衣西
歸葦陽黑水采藥青城訪道峨眉留侯鄴侯千載
同調始信先生福德純備再來人也道民將母東
還掩關却掃日夕一爐一几一團焦作老居士生

活長日多暇稍檢括三教大道參合考訂要於大同著爲一書將成矣道遠未能寄覽印正私中縣結自出都門絕不通一字長安諸故人屬先生方在樞院以故三年寥落片楮不將及杖履西行便可通訊而鳥道阻修魚書難寄慙負知已私恨如何會吾鄉王季孺編修至自北土云吳興董大行奉使西川急修此牋索寄左右積懷良富紙牘難宣先生家食何似願盡捐壯年經營四方之念壹返空寂昔李文靖家居一藥欄損壞公朝夕見之不問或以爲言曰我豈以是而動其心哉願先生以文靖爲法遣累完真以證道度世下情不任拳

思隆再頓首

與董宗伯

某客歲薄遊吳興得因伯念令孫通賊姓名門下厚明公開顏推誠與之抵掌譚千秋業津津如聲若以不佞其可與於斯文其自知甚明結髮操不律拈弄家貧少藏書數窮崗塿二酉之秘腹槀如

也爲文不欽字摹句勦優孟古人好臨境寫態隨物布形脫落皮毛鍊養神骨而才不逮心學不充力以故速則傷易長則傷冗鬪藻則浮騁氣則揮鋪文則麗即格則踈流暢之意多沉鬱之思少一詩武駕千秋實難近頗自知斯病可得改圖而復以年來壯心頓銷世味行盡形累既遣名根亦空大道可希清都不遠安事白首雕蟲作王孫暮下生活以斯欲燒筆研兀兀枯禪即名山不收文苑不列何害東阿之不如左元放也右軍之不如許遠遊也休文之不如陶通明也太白之不如司馬子微也亦童童明矣非自薄上一別歸便閉門竿牘不通交游盡絕環堵蕭冷金罍累虛麥飯菜羹甘心窮約不敢以八口千人自惟上不能努力文章立名身後下不能拾取貴富快意目前第修身寡過以還造化舊物夫石戶披裘於斯兩者皆不用也先生以爲何如今孫北行掩關人塵不聞不及作一語贈行茲王季夏編修人去便附此爲訊長者春秋高矣加餐自愛相望爲馳

畲朱文臣吏部

半歲間兩奉仁兄手書美一投以夷幣一投以白金念道民寒無衣饑無食惠顧拳拳分義深篤弟自挂冠屏居田野海內交遊聞問盡絕獸仁兄留神至此空谷足音寒嵓煖律事出常調品高古人中心感而服之鐫以金石弟季來貧遂到骨泥垣矮屋蓬蒿滿徑從蜂蝶撲衣流螢侵几座無毫塵戶絕履綦奉道上真守戒菩薩詩書禮法熏令周孔曰以清淨恬愉爲事勸諭家人悉遵淨業不殺生不食辛穢飯惟粗糲菜惟瓜茄豆莧間市魚鰕安貧學儉惜福寡過蔬食青蚨時有空乏弟與老母細君怡然安之每至窘甚便有故人遠遺友焉文字小致潤筆絕鬳逢生不令委頓私歎造物巧妙如此頃仁兄三金遠來政過舍中大乏時嗟乎若越分外將焉用之余恢世人業處大盈求多不已儻然不足不勝焦勞皆起於不知分之過也分則大定而意外妄求無益毛髮祇爲造物嗤爾世人

貧乏者不少並未聞的然餓死酆都泰山下病鬼多餓鬼少不佞何患焉惟澡身澄神葆我靈光無恙以還造化舊物如是足矣仁兄方見柄用願益平心恕已慈善愛物伸冤達滯進賢退不肖以積三千八百功行書名上清當權在位而行道積功倍於隱約在下者當萬萬幸願留念儒者持論無爲而爲不欲譚人天因果報應然積善積惡餘慶餘殃宣尼實茂明之盧杞林甫生受惡名死淪苦趣文正稚圭名在史冊神歸清都此君子之所以

廓士夫延陵逼人淹滯識猶然未免此誚何況當今
肉眼者流世之寥廓相人白仲鄘得不聖困如僕
才中下視白仲何啻在廓廡間而業以褻奇取詫
在白仲可知南闊浮提亦廣矣乃無掌大一片地
可容黃白仲投足可爲扼腕男子墮地
辛苦幽憂數十年耶
可入上清紫微爲掌書典籍之吏下不失逢萊紫府
玄明神都監之官生而次廩不過一彈指間而清
淨逍遥當無量劫下視朝菌之徒僥倖擾要津苟

貴富生爲妄庸死爲鬼趣真不止蛄蜣蜋之與蕪
合矣維當平心直氣澡行修身無自淪墜若恃
才作過積業過深則雖文如庾子山宋延壽無救
墮落也願白仲念之近聞白仲長參奉道從豪宕
亟返于清淨爲之喜而欲狂幸善保此心勿有所
變易文人不難于省悟而難于持久幸白仲深念
之若僕則努力拚死一戰求勝定不甘心作地獄
中行貨矣秋間扁舟東下一訪弟海上道民雖貧
甚不妨以脫粟苦薑與故人共之相望良切

與沈少宰肩吾

僕自屏居以來頗密修淨業苦結習難除性地未
了自念既不能宣力四方少酬尺寸顧此穢散之
身無毛髮事可託天壤虛生浪死亦大可哀乃出
下中策欲垂空文以自見又念抒寫浮華品咏風
月終屬雕蟲祇增口業而靜中研討大道頗有所
見三教一理信其必然乃向來各立門戶互相詆
毀迄無定論私心痛之心發明若得一語合道三
教頼以恭同即坎廩窮

窮餓以死死且不朽第其
未然一旦言之非維褒駴耳目抑恐不盡合聖祖
妙道徵旨梁蕭統之沉淪地獄何辭矣書粗成不
敢出每五披劬覺便欲取而火之或埋之土中旦
夕欽奉去先生一覽教亦復裴徊久之念舍眉吾
先生無可與語者竟爾塵一夕觀覽幸不悋大惠
藥石庶幾以請頃乖句餘吊吕相公長君元以請
鄔典北上遂求三事大者志銘須得先生所爲狀
乃可持以爲介紹元已於初九日行倘於京林
不敢剌促門下託僕轉爲從史維先生諒之

與馮開之

此月望後乖奴子烏衣巷口致一戚郎君足下想
已達掌記矣弟園居習於靜嫵不出門閫足下數詣
苦客款門酬應喧愚恩潛煉悉綿惴不敢忘須與足
下同如烏衣子出世大事把金剛杵以游於此世
界乃惟吾所之耳丹房已就秋以爲期願足下有

以復我九月一別杳不得兄一字何足下之能忘故人若此黃白仲麗藻絕代十倍道民道民每見白仲伸紙含毫魂爲辟易方今搦筆爲辭賦者在此君爲無而往猶有文士習氣跋扈池自放乃今以世路風波翻焉囘嘗長坐奉道壹沂恬愉茲更可賢耳此君作客而都所交知頗諳海內豪傷歌以不得傾抱足下爲恨薄游虎林剏執鞭以讀足下雖當息交絕游時乃此君者不可不與投分披誠矣相見未期臨書良結

與龍君善

四月中有楚僧朝補陀洛伽還會附一書二詩起居足下雲水遊僧不知何時達武陵爾嘗讀晉陶彭澤所爲桃源記漁人深入桃花鷄犬居人杳自成邨都不知人間晉漢甲子腥穢塵塩厭畏俗物再至遂迷其處使人神骨蕭冷魂夢清絕又聞沅辰之間多青崖碧磵朱草丹砂仙真煉藥服食好托迹此中向見足下醇和冲挹翛然玄超乃今從尊公遊倫直朴忠栖真味道以儕所見武陵產君

家父子爾並有出世之度落落穆穆如此神區霧
壤故當不乏高人秀民清谿抱郭流水當門異鳥
朝鳴嘉魚夜上足下黃絲白帢與二三同心蹋軟
沙籍綢草乘決明於阮谷掇胡麻於上流令晉漁
人見之必以爲桃花千樹下吹笙客臨風念此凡
骨飄飄風便欲仙去宜足下久眷仁樊不肯補吏也
僕當爲官人時遊目八荒飛心五岳揮汗戴星真
稱俗物解帶莊笏差爲可兒一朝拂袖江海進賢
去冠狀老在乎震旦國中諸洞天福地何足不經
何日不覓尚平禽慶畢代同歸矣乃今挂冠殆及
三載捲閣寒窗未始出門跬步無論五岳即天台
四明近垂桯几尚缺一登田而自愿僕豈其杓之
人邪艮以慈母在堂年逾九十兩兒一女婚嫁未
期逐客雖已抽身說人尚爾側目宜窠之意何爲
大負負鶴猷望松蘿矣然僕頊亦有以自解宅西
半畝園鑿一池如掌大池中多栽芙蕖繞隄雜秧
蘆菩蔔蓼花跨水築小樓一間中僅可坐四人安一
几一爐四面開窓牖東望朝霞海旭西眺夕景峰

陰上臨高城飛觀下乘長江巨波僕科頭袒跣偃
卧其中薰風南來冷然颯爽手金碧苗庭朗誦數
過帝廛非遠浮雲轉低鬚眉不小六合猶隘亦何
必滅蝨身日觀高陽之巔也海上距十洲三島只
尺舊稱神仙不死之鄉乃自安期先生留玉舄阜
劇譚三教玅理尊公哲堂皇錚錚鐵漢退食跌坐
便是苦行頭陀以此稱滄洲吏隱可無媿色不見
足下天故遣尊公與僕周旋自非宿生之緣何以
有此更願再尋白榆之盟妥襲襟袂流連日夕不
審於何地何時耳又聞君家伯氏霧凇特異恨未
與一抵掌幸爲鄙人道之丁右武豫童男子與僕
投分不淺八行相訊乞足下爲僕親致之其書不
封題足下讀一過乃送丁君陳司理久不肯爲僕
作書郵此公浮沉之過非僕能忘故人得伯王司
馬春仲書徵僕於秋間入新安與元美明鄉本寧
茂吳復修中原牛耳盟僕無西行資斧恐終不成

行矣

與丁右武

別後風波大作子蘭謫屈登徒毀宋惣之天放閒八早還雲壑身既無官歸又無家人言最苦儻不謂然無官固免塁礙無家亦省經營門前之客不來園中之蒿長滿形累頗盡心境泊如經卷熏鑪道人生事生平交知露睎星散或易肝膽或阻山河儻一切不問自譬如混沌初分時人與今世界有何干涉乎居恒柱惜進賢黜放情五岳頃脫塵

冏一瓢一笠政在此時乃猶息影杜門眷此蓬蒿則有說矣母年九十兩兒一女俱幼非尚平勅斷家事時也然身履淹穢心宅清虛桑麻松桁犬羊鹿麑鷄鶩鶴鸛環堵塘埂即蹈踏短牀曲几間何異竦躡少室天門上也向聲足下領馬曹南淝口醉琅琊庶子甚稱仙吏此後山人久絕朝市都不知車跡指何處頃吾郡龍使君云足下持憲武陵桃花流水故晉漁人迷舟所每讀柴桑翁不知有漢何論晉魏語使人之心意也凉足下又復

得之人言足下宦遊吾必云足下采真遊雖然僕
嘗妄相右武賢骨尚在雄心不除雖復津津道流
距之猶遠會須磊落落于天壤好做一塲然後
撒手掉頭可耳爾居鄉張洪陽學士道器卓然三
事迫之未免纓紼要終不如鄧編脩專精矣僕早
謝人緣即開壙努力此一段大事圖滿功行誰復
禁之而入性差遲嗜好都輕似可成進乃生平染
文字一障頗重墮在言語窠臼剗除未能近作三
教一書以爲差勝宅文字雕蟲口業俟此旨咸領

當燒却筆研不復作文士伎倆矣沅辰間聞多丹
砂可資服食龍君善僕故人又有右武在事道民
宜可策杖直走江湘道遠不能裹糧相望爲耿君
善爲新都理愛民好士豈弟恬愉畏壘庶桑人謳
歌而家尸祝乃今其尊公丞四明郡佐膺守高清
真味道竭力以勞民間遊神常在事外升堂視事
屹如鐵漆退衙跏趺蕭然髮僧今者聲滿吳越間
蓋有司之律令也武陵有此父子兩人哉部中賢
士當無踰此矣足下觀風多暇可數進龍生後堂

論文譚道之第子也才季甚少非種椵采藥時足
下須勸駕補吏必能匡濟明時毋爲烟霞所得龍
使君奴還便布北訊湘浦不乏鯉魚幸無忘尺素

與馮開之

足下亦復往時議邪世方求多於君子宜足下不
免足下性地了了泡影空花覷破久矣第廓高翔
罻羅未已世人皮相鴟鴞之以腐鼠咮鸜雛可笑也
人來言足下頃者益賁歸恬愉此學道得力處弟深
爲慰藉又聞便欲長往弟則以爲大道未然足下
被謫不過出爲卑官爾足下業已爲美官美官則
爲卑官則不爲能大不能小安所稱神龍矣願足
下以平等法視之西山杜笏不妨作王馬曾舉止
不佞與足下交義不淺矣向者綢繆繾綣雖云鍾
情太厚亦以室邇人便其勢則然今弟屏居絕島
川塗阻修蹤跡應踈始欲如醴今欲如水割愛遣
情此亦一端吾兩人千秋之義定當不渝世人不
詧誤以爲耳餘不終諗蕭朱隙末也世人肉眼崖崖
如此大丈夫內信此心無動浮言弟家居三旬九

食捉衿肘見矣而處之怡然於此亦有以自得非
強捱排者足下想能信之因叔人北便致八行風
便幸會數語八月初或出門得與足下傾抱不悉

與王恒叔給事

使者持書至弟政謝客閉關脩靜業以錨碇扃戶
一童子進水飣家人不得見其面方調神馭炁不
敢多作寒暄語以數字爲會仁兄得無訝其催事
邪豫章金先生守道者以姑布子術客衡叔奉母
至孝爲母氏祈長生衡岳神遂遊覽七十二峰薄
暮迷道豺虎虺虵交路窘甚信步入深山深僻見
一人臨水跼蹐投之忽不見更入窅窱絕幽處有
兩道者龐眉丹顏綠髮明心知其與人也明日搏顙
哀願止宿一夕道者留之告饑下二蹲鴟爲食先
生餓固大石見兩道者跼蹐趺通夕不寐所居無室
廬祇几因品爲家先生悟心知其與人也明日搏顙
求長生術延年養母道者遂授以大道正訣留六
日而出後先生過李山人謂山人可度焉而山
人故識不佞弟十年前出人又以弟清貧千里來

訪弟得其訣聖三日而三閣畫透白簽俱通神氣
相戀坎離交姤證驗異常實乃清淨無爲長生度
世大道蓋去歲壬元美先生已先聞而修證矣許
旌陽眞君云後吾一千二百四十年間五陵之內
當有地仙八百人出世而師出豫章以卻江龍沙
生寇驗之以其時考之政符今日而開化大道實
豫章人奇矣奇矣衡岳兩道者一爲抱陽一爲
陸玄陽皆對金君語及此事足下激朗沖素八百
數內舍足下而誰幸願留念無貽他日翻車之悔

開之昨有書來約弟中秋會於湖上且杖策渡江
去而李先生此時政在虎林足下能急馳詣四明
同行或徑如虎林遲我此機不可失也僕非孟浪
者惟足下深思之儻義不負足下且普度有情弟
之始願也佳篇卒業奉復墓記脫草諸不能悉

與唐嗣宗

彭使去崖略數行道寒暄而已乃辱遣使致書情
事滿紙五詩精蔚光彩射人展轉迴環深心寄託
兼遺以白金紫綃隆施過腆既感且愧何能爲懷

僕屏居以來世道交喪文雅彫殘舊遊零落踽踽
杜門塞兌出則尋田父野老拾橡栗話桑麻以逃
於空虛眼中諸子誰爲歲寒足下年甚少交最晚
而綢繆婉孌豈意搏心津津未已青山白首當遂
在茲乎願足下自愛足下挺杖寶之姿挾平原之
滌神激氣即大自法器少年人乘一時鶻俊率好
訣宕自詭易流佻輕嗜好侵之丹元無主多致淪
墜如僕束髮譚秘幾終身失足少年塲天故愍之
中歲好道從滾跌簸蕩中急回頭今日尋源覓路
伯透露本地風光幸矣幸矣文人才子須淸簡
遽乃益可貴簫家昭明子雲足法也最不容易學
者叔夜嗣宗及李家青蓮君士彼其外示通倜而
內存沖夷後之少年儻流不得其沖夷而學其通
倜未有不傷於狂謫而無檢者世人多皮相屠生
狂謂是白香山李供奉行家本色脫而就之見其
翛然真率不廢繩尺便大失所望以爲不足與香
山供奉執虎子吾恒守吾故不學步邯鄲也足下
念之勿以寬舒忘其檢律勿以拘局損其逍遥此

兩言者名言也莫君遂一旦棄賓客風雅道盡矣
此九才枕絕人精神滿腹令稍戢而田光迈照何
事不了蘭以臺煎桂以香燒此老父之所以哭龔
生也僕聞之道心堅世情轉澹矣僕頃得道訣
於異人行之頗有證驗從此能空一切息天不負
吾心人豈敢附布之爲足下清虛一助吳越間盛傳
僕與馮開之失歡至比聞之開之至以此謫官可嗤矣往僕在世路與開之
勞爲還往甚密固宜今屏居曠遠以劑情學道爲
事踪跡不得不踈乃彼此白首同歸心何嘗有間
而市上人好爲口語流播此何足損吾兩人毫毛
今且以中秋赴開之湖上約一以領略烟霞共商
大道一以提挈胠膽少寒塞流訖十三日携布衾西
渡浙水矣足下幸臨況湖山以傾三年積抱遲之
遲之尊公前不及脩一謁戚千萬道意四詩奉答適
足童來詩之益美綠羅一端白葛一端鉄如意一
執伴槭

會陸五臺司寇

往歲薄遊武原將訝先生精廬一報謝生平國士之知且叅求出世之學閒扁舟方在苕霅烟水微茫間無處踪跡竟爾隻履東歸僅留一書武原之錢氏不諳逾年始達掌記循幸終不至浮湛矣隆自獻歲來杜門禁客匪迹弥光未嘗涉刻上跬步路即海內舊所遊從亦不敢輕通一字甘心退處於諸開寂莫爲世之棄物嘻人日向浦團上靜討白業調御身心緣久汨沒世塵未能頃明性地然簡緣追累此中漸覺安閒似可進道所苦海塲近無喜知識訪問叅承吾沈棺泉時時有之頃有道者至自衡山以老氏玄關一竅虛靜延年之理相授其行之頗有效驗中有此棚柄更覺蒲團趣長二六時中不生烟火昔嘗受教門下亦深知真人長生之訣與金仙無生之旨稍戾有爲之法終非無漏之因但念既未到大悟大徹姑從凝神葆精延此色身可以究竟大事冨雲鴛普薩求金丹於陶都水而通明先生亦受五大戒於鄭縣阿育王古釋道高流未嘗不交修互訪政不必如今之講三

氏者水火戈矛也某年來叅訂三教同處要其大
歸著爲一書成矣尚未敢以出示人昨沈眉吾一
見印可以爲深得祖師言詮第未知先生作何商
量爾容負持虛懷以請其竊見先生直心體道慈
悲拯物弘通應世震旦國中宰官居士深入羣提
三昧方今先生一人而已馮開之見屢超然通佛
似持論太高頗少實際高明以爲何如先生以一
片菩提心普濟萬物功行玄滿寰寓矣此行更可
津梁此世界宪人天因緣證聖了道與他人冠進賢

徒取世資積罪業者瀆壞敢敬爲先生勸駕而沙
門西還手勒此戔不覺覼縷惟先生亮在末承示
讀諸經次第法施弘多佩以無斁

與周元孚

昨承孫文融杜顧云與仁兄把袂江干甚暢甚休
既出扇頭古詩歌讀之洋洋大雅之音令人飛動
追憶往時在由拳足下扁舟野服過晏江與太原
聊聊兩君子作平原十日雖不敏以長詩逆之河
上乃隔吳關只尺一葦不航臨河而返弟嘗作詩
云峰岩名廻雁公今無渡河又云君能忘宿昔吾

紛得失浮沉營枯起滅事蝟竊蠅蝸家矣喻邦相得不
穀書無一字爲僉足下乃爲之辭以足疾爲解夫
足疾何妨作書僕之所以累負約不至若蒼洞天
或者以此海內咸傳開之與僕交不終此大寃也
當不穀南歸過檇李私心念身既失歡當路棄去
鷄肋故人在事今彼勞力趑前期高議雲臺踐登
三事爲吾道生氣亦快且無以不祥之身爲故人
累以故望而撒手開之元孚二兄弟金石之誼四海悉見
與君與開之元孚二兄弟金石之誼四海悉見

亦罷相思乃今仁兄行役抵句餘句距四明六十
里而近何故不遂乘山陰訪戴與人生百年兩度
如此安用稱相知君實不然當是不穀誤信耳然
不穀一片古人心人以面孔來僕即吐肝膽以報
之人能爲到溉僕終作尾生以此之故皦日青松
累有翻覆僕都置不問也仁先古義卓然定不作
行路人伎倆所爲做辭相謝願足下無恙不穀此

且聞今日從中有甘心不敢者安知不有望風之徒以此兩人爲奇貨乎僕是以晦迹自疎及遠投海山益以蕭寨開之累將八行僕耶無一字旁人不然豈以爲交疎邸書燕說直達帝里爲開之兒祇地林開之世情極澹道業久深何至逐炎涼感衰下同行路世人皮相吾兩人有相視囅然而已荆楚頃多士不敢耳而日之不少矣脫交龍伯貞始知洞庭雲夢江漢之美無盡伯貞直道如茗肅沖襟如此柔出聖堂皇風稜屹乎闊老入座

浦園行業蕭然頭陀與不敢爲方外交津津臭味矣敢附以聞爲荆楚生色唐司理温夷明粹日習不敢君恒謂龍如金唐如玉郡有此兩賢譬之五味美所以知不敢足下爲之地耶僕日下有虎林行便走宛陵吊沈君典墓恨未踈與足下傾挹所以不至報足下兩度書忘我也唐使君行手書爲報不宣

與龍伯貞

某藉先生寵靈得遇聶師聶師親授大道於上真

業已結胎成神了王液煉已之事所未究竟者金液還丹爾此萬刼一傳非人莫授懷之五十年未嘗向人吐一字止以賣藥爲名人弟知其藥有靈驗不知其爲近代鍾呂也累試其向道勤苦遂舉皇天大道疏奏上清遍告列真盡以授僕又以所煉神丹二百四十五九傾囊見賜手書內修外藥諸訣臨文慟哭一字一涕傷知已之難遇大道之難傳也自念其肖翹微質雕蟲小儒一旦遇此至人擔當大事萬刼千生至幸矣度師之恩天高地厚矣其敢不日夜淬厲以求不負師恩顧念若非先生指引何緣得此斧有奇逢漁父之恩何可忘也敬東向九頓首稱謝先生其在虎林得見二三當路悉知先生清身直道勤事愛民榮問休嘉知先生不事於身外浮名亦吾黨所愉快聶師以歲暮思歸遂已新都之行於此月十八日西矣與某盤桓二十餘日馮開之曁而亦懷列門下共訂煙霞之盟并附以聞老母而下家居凄涼望先生時遣人一存問烏鳥私情言之皇恐

奉聶尊師

某自別尊師留武林又復旬日然後西行至湖州遇故人石戶部楚陽留連兩日即走四安矣某自蒙師指度以來身心世堂徹如再生一番行住坐卧念念不離此事從此看世上塵緣一切等之泡沫空花誓日夜操行洗滌以不負師恩得訣以後看禹卷乃經字字通貫自覺歡喜無量師恩真等天地何能報何可忘已與馮兄約明歲新春同至烏伏參訪丹房住一二月先了王液鍊已之事日夕在心但某係流落失意之人一時無可告語難措法財空手而來未免悞事業荷老師金丹傾囊之惠極知上真慈悲不憐殘劣既授大道秘奧又領大樂數多以蚊負山自難爲荷耳言念自古度師之度弟子用情施恩未有若此之深且重者此必弟子與師夙世之緣每一念來感泣酸鼻矣偶與石戶部談及神丹之事石君以夙疾纏身欣然欲就尊師求邦疾延年懇其數字爲之先容師審其來意若果誠幸不惜一引手此亦我師三

千八百之一節也旅寓修牋不莊不備容即專候
臨楮皇皇其再頓首

與石楚陽戶部

一夕清言頗盡千秋商確中竅破的足下匈懷犁然矣雖古之王仲任張平子何以加焉僕此行以得遇足下虛往實歸與登白岳並勝丁休寧賢令不減臨邛第今代贋相如多矣業日厭苦乃公恐僕此往未免作葉公之龍耳雖然道民方悔恨少不解事妄字長卿不欲託文園慢世慢世之迹終何如耳再高潔王子猷輕薄其言不足據也僕從授師真大道後已易字建初矣稱恐丁令相如我有如倣一日三朝故事乎僕當有鑿坏遁矣聲尊師書奉去弟儻得與開之同攀仙鶴甚快

書

與汪伯玉司馬書

衡岳遇王薛二真師授玄關一竅大道者豫章人金虛中先生諦守道以姑布子卿術流衡州事母至孝爲衡士大夫所敬信爲母歲朝衡岳神至甲申歲遇二真得道其事甚奇詳楚周考廉光岳傳

四明屠隆綸真著
會稽吕胤昌父符選

上海圖書館藏

中後於虎林遇喻隱雲李海鷗二子知金先生聞
道苦求之稍傳初機李猶敦貫喻江湖佻薄無行
人也一聞金先生訣急歩東見王鳳老盡罷金
先生而詭言身自遇仙王鳳老得而行之氣機輒
動遂以爲奇劾也厚爲解裝而竭力餚譽薦之諸
公間得白金數百遂置美妓置變童爲嫵侈今復
垂霊蕭然東歩海岱矣李海鷗渡江來訪僕句甫
僕受其訣行之亦有效喜甚故遂寓書報先生李
改未嘗索僕厚謝僕亦自貧子無以厚李君也然
僕與抵虎林屬金先生政在虎林以喻子以道射
利爲傳非其人恐受大罰徬徨市塵者兩年冀得
一人以贖前罪遇僕市上一見相許遂盡傳此道
初機後手始知向之授喻李二子者其略且訣尚
未真無論其他即所指玄關一竅其處所亦未的
柰何輒偃然爲人師而誤人小人之不畏玄律如
此人身十六以後一身皆陰無陽耗損久矣無以
補之而徒以妄心運令上衝下歩愈散愈勞久行
之恐有大患此正衆同契所謂百脉鬲沸馳身體

日疲倦若所謂庶氣雲雨行霧散若風雨薰蒸達
四肢及河車不敢輒留停甘露洒心醍醐灌頂風
騰浪湧龍吟虎嘯皆是得大藥後事非初機便如
此蓋得大藥後鉛汞相投真炁充滿自然有此運
行温養沐浴聖胎自成未得命蒂先天一炁未入
身來身中所有陰精而已又久經破損之後一以
以意識提之東奔西走真炁何由而全聖胎何由
而結有日疲劳病患爾金先生所得實大不然此
處頗先生再作商量僕以從幼勤心苦行頃者爲
皇天垂愍復得遇一至人此師乃世廟時近侍臣
年不下六七十歲玄髮如雲朱顏如玉七歲喪父
輒知訪道求師稍長累遇上真聖師授以鐘呂王
馬張白相傳嫡派金液還丹大道蓋其道以虛靜
無爲爲内修以煉天地人三元大藥同類真種子
爲外煉而完竟了事以採取先天一炁爲水中金
爲大丹頭以超出三界此公所遇乃一當朝大顯
化聖師自受大道以來凡經五十餘載未嘗傳授
一人但以貴丹藥爲名遊遊四海訪求同志以神

丹活人其所賣丹乃煉僅至二三轉者遇病皆醫不問何症有疾則投無疾則延年所活男女殆三千人矣此道萬劫一傳單傳心印不知僕有何緣偶然一遇輒蒙此老印可以大道見授又賜以丹藥服之輒改形貌見者駭問矣僕頃以吊沈君典臬出門道遇真師一語投機在虎林追從一月師乃別去而僕始西征留吳興者三日留桐汭者六日今甫抵宛陵顧念不佞受先生在交遊中爲最深而仲淹令弟一病奄奄殊可憐悯家師之道與其神丹必可起之僕知而不以告爲負先生又恐先生及君家仲氏遽信不及也故爲言其顛末甚詳如此僕夫既具言之而信不信視君家之機緣矣蓋此老鉅家七歲好道尋師求藥破三萬金數十年來活多人所得亦不下萬金悉以廣作善緣不入已橐故匪擔當大道其品良自不凡矣先生誠信而欲訪求之僕之力能爲先生致此老幸見財餘參得先生四月手書云秋間大修白榆社之會會元美明卿諸公而令僕以邪莒

小國預大邦之盟今聞其事遂已故裴佃岐路未
敢前謹令蒼頭代布僕自授此道身心扳滌塵緣
掃空已如死一番相似今且謁白岳王虛大帝便
道或得訪先生尚慮不果故有此訊道民作覿縷
鯉魚鮮致素書爲報知已幸原之

與丁元甫明府

四月間得足下花朝書感故人相念苦無西來鴻
外異人同栖吳山通玄觀講宼庾世大道掩關一
月始從吳門返棹泝吊亡妾沈君典宼陵四野烟
霧一白黍莽霜風凄緊孤兒雜沓僕不勝西州山
陽之恨杜少陵云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悽可
知已宼陵過呂王絕法曹梅禹金文學及二三郡
縣大夫盡晒布衣開尊下榻遂被留一月忽欲一
登白岳清塗潔服朝王虛師相然後下與元甫把
臂譚玄信宿而去晒汪伯玉司馬復修白榆社盟
方欲別敬亭問天都山路乃聞江使者行部賚治
簿書期會鞅掌可言呂法曹童亦以此相留故復
遲延數日計使車行日僕杖屨到門矣敬先遣奴

子以八行相聞幸爲道民屬王虛觀王嗇香沿茗以遲野客向者足下書中頗爲僕作白岳王人請了此一段公案明府以好士聞客頗多矣道民一鄙一笠當不復爲安邑累然僕聞之道路之口云丁明府仁心體物折節下賢騷雅工文精勤視事遇客頗豐約已良苦謂爲近代踔絕遐軌往不佞往實似之足下儻肯許我同調乎賢鄉人石戶部亦雅知足下託致一書先此附往

與黃暐人秘書

七夕別足下句餘昔與孫生相別赭水之陽孫生云天上會合人間別離此兩語感愴千古永垂名言不意今日復見於足下七夕長歌何其深沈宛折也輶車西還吟東閣之詩詶西堂之詠宮羽相激埴篪並奏人生此樂可以忘死不佞弟八月渡羅刹江栖真學道與烟霞人坐卧三峯紫陽之下者一月始覺宛陵哭故交沈太史慕得與吾法曹王洗馬牛醫兒之間求之而文秋淹雅吏道精良在衛

賢介門風中即如王佛大謝遏末猶有娓色會稽以東有此異寶恨足下客越不見此君餘子尚在碌碌數中耳弟業刳心息游乃復爲夫夫講載書刑牲之盟誠嘉尚其德義欽挹其風采也君鄉朱文臣吏部與不倦交最深歸田以來海內舊遊聞問都絕獨此君捐貺時時來不倦心感其人高其義嫌不能更削一牘爲訊幸道相念弟所遇授道度師其人在滁和間獻歲須與開之同往了蒲團之業或便過廬江訪足下請以花朝爲期不然君其尋我鳥衣巷口因君使君云且遣訊足下故留此書南鴻有便無忘素書答我

與呂王繩使君

伏讀足下手書沾沾度世大道爲之喜躍不能已爲頁我水清珠現塵淨鏡明漸到神烏打成一片入間世萬緣起伏惣屬泡影無常獸一點靈光名跳出陰陽在超三界外劫墮地何恐以千萬刼掙出靈明之身復爾淪落散入諸趣去凡夫只見眼前至人逆觀歷刼生託六尺受用幾何過眼浮榮

曾不能一餉足下託體相門發揮青蠅所不足者非富貴也願言從二六時中四光返照善保虛明勿使一向逐外遷散走遇休暇便習唑禪定內外兩忘心境俱寂自然神氣漸合金木交併其訣在靜定中稍以心月下照下丹田及氣海兩腎中間綿綿若存勿忘勿助元氣漸充從此可到仝真逕路足下青年爺能未大破參肯回頭方之長敗之人功當相萬更須常以公虛惠和莊敬提身處事神明愛佑可仝至真僕塵埃者神氣相守世緣盡空所不能忘情惟有俯仰八口今日得仁兄相助堪爲半歲資糧助不佞成道者宰官也功德不趨小矣匆莞之言維足下裁擇一書寄黃白玄秘書敬納之記室

與劉誠意

不佞往在由拳嘗遍赤蹏各吐胷臆遂定神交若菲湖海耿邈十年尚未成握手人生會合真亦有數不佞今跳身入外得訣環中矣君侯猶以才名束縛世間黃石雖逢赤松何日流年不待石火可

憂大英雄忽須臾無終取蘭膏松明之恨不佞頭走宛上哭故交沈君典墓從蕭寺遇法極禪師既解空觀無悟玄宗金丹度世大道得真師正傳其人醇樸徵明支道林薛紫賢之流也大道將成志立功行將建脩浮縣大橋拯物利世屬不佞爲疏持之以募化金陵句曲間念維君侯特達疏通道福卓然故遂投君侯爲大檀越乞以力興勝事普濟衆生爲願身作津梁功德無量君侯儻有志參訪性命之學此僧可就問也手書仰陳并致相念

與元美仙伯

去歲得先生手書曰貧金爲寄以養小人之母陳義甚高矣此後尺素彼此杳然忘忘情息念庶幾臻乎太上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道義之盟往來胷懷所以久不逼槭鴻鯉無使爾喻隱雲授道金先生實有未盡信而行之恐難了手願先生再加參訪其于九月業遇金先生于虎林薛薛衡岳真師道訣始知喻君所聞一班耳益金先生實逼王辭二有衡山中授玄關一竅訣喻君

從金先生轉授乃遂歷金先生以身當奇遇此中
先已壞矣奈何譚道咥咥金液還丹度世超劫聖
師口口相傳當今已實有其人其以積年苦志奉
遂遇之而北面乖其下風矣先生儻欲聞之乎僕
願身爲介紹乃金先生亦雅念先生欲相就印正
維先生深詧之東山召命數下恐高卧不穩矣紅
塵中故自不妨了道不知先生作何商量乃區區
之心則終願先生以司馬子微陳圖南爲法何如
可如願以過宣城吊沈君眞墓偶遇法極師柄通
禪觀無得玄宗性命雙修大道蓋已遇真師辭紫
賢之流也大道將成志立功行以涇縣干坊渡河
廣求喰咸覆航溺人欲建鉅橋以利濟衆生冨不
佞爲疏文將遠募吳郡吳郡大檀越堪爲法師王
持勝事者先生一人而已故今遠投靖廬幸維財
誉某留宛一月矣歲復行暮且從新安一晤汪司
馬而去明春或當訪先生山中不悉夷語何以一
書抵敬美白門都無一字相會當在由拳時聞問
何數數也

與梅禹金

宛上一行歟喜得與足下周旋酬十年心願留連一月半醉君家平原款洽似爲倍之暢甚晚歲西湖之約幸存之勿忘孤山六橋縱覽烟雲水月然後連舫過金昌並轡秣陵紅板酒催平樂花宿杜陵道民以衲衣斗笠溷迹其中良亦快事方今握管鑄辭如雲大都施朱塗粉麁矣光玉歟足下傾城絕代天質自然豐意稱心無所不諧外無乏境內無窘思五音並宣五采並馳僕所醉心今世罕見其兩願足下自愛業觀足下頃欲學三河少年風流自賞津津得意似且老吳門白雲鄉相如措大得一文君便沈湎濡首古今人有才必有情殆相影响耶司馬傷世至今風華猶映人要亦失才子本色然丈夫生有七尺包羣乾坤事有不止此者足下神采有餘故知咲屠長卿不足當文君一隊暫寄興此中終須超然襆僕亦信之區區之忠願足下蚤田心大道遞須國士芙蓉城主不足戀也足下欲爲僕刻宛上諸

篇幸與吕使君商之儻必欲任此者再布後命當
以原稟奉塵耳使君且使使送廣棄子至新都足
下勿忘寄語

與丁元父

不敭往從四方士大口吻知元父海陽治行異
等比入境內父兄三老輿頌盡悉元父治狀洵從
古以來所未有矣帥○侯○文采或闕
懷邑清河○風調勝矣○吏道多疎○鉤鉅摘發者易作
於束濕○寬慈惠和者常短於威稜○戴星櫛雨非不
勤駈右文之風蔑如開門置驛號稱好士黔首之
情靡切缺隅缺裾寸長尺短故世未有能撫者乃
今觀元父所謂閒氣非與元父少標黃童之譽蚤
闖揚馬之堂洞庭雲夢匈吞其故國倚相屈宋文
掩其鄉人亦既淋漓有聞當世矣又頃益論
交揮金結客逴逴金石固於桑陰椒蘭成於杵臼
若入皮相之眼元父故是尻然一俠節才士爾乃
其綰符出宰握牘臨民百務犁然細大畢舉昭部
屋如燭龍洞物情如懸鏡神君之號業遍區中而

揮汗粟膚寒暑無間夜分視事昧爽食又散之以駴宕之風沛之以敢大之德務存簡靜蕩滌煩苛息訟去爭與民休暇又慎內閉外清靈好道上事上帝下畏神明根本之地如此其莊嚴純白則至矣今之世冠進賢敉元元專城者皆若元父國家當千秋萬歲治安胡至敗乃公事天生元父豈非爲人物之楷模有司之律令乎嗟嗟官人而貪婬殘酷無論矣乃亦有椎魯闇茸孜孜兀兀頹假矜莊心懷奧曲外飾廉謹內存營私倣拒賓客託之介特而奴顏以媚上官抑絕寒畯記之公忠而厚殖以顧妻子寧得罪於小民而不敢敢忤於當路寧獲譴於神理而不肯少貶其官譽循是而獵清華都逼顯黃金萬鎰良田千頃甲第如雲僮奴成林揚揚得意則丈夫終身事足矣人皆鄙細之渠亦甘心焉自名爲俗吏則無柰渠何天下事往往爲若曹敗壞顧安得元父盡布列中外惠此黔庶固我皇與也世有以俗吏爲可娭而翻焉改圖以元父爲足法而延首景慕則僕此書不可不

存矣鄉者僕雖不足望見清光之萬一然
其宅心處事視元父差不相遠以此竊不揆度欽
自附於同調不覺諱之津津若此前塗遠矣願元
父益自淬礪善建臺臺之業永垂竹素之聲然後
撒手歸來咎霞躡影僕請爲元父先揮片石於祝
融七十二峰上令日霄漢之事子爲政山林之事
我爲政各爲其所欲爲孔明不學龐公圖南不羨
垂崖龍蛇之德惟其時爾雖然它日滕行走下
而問道僕則端坐空空同子矣一咲

與黃白仲

去歲紹興陵一月日夜望足下來久之履綦杳然
乃修只尺之書專使徑委白下奉迓行李乃聞足
下得報云不穀且從虎林趨吳門晤王百谷然後
蘇吳門過秣陵取道宛上足下遂裹糧直抵閶門
城遠近不穀人書空返爲之惘惘心折無何汪伯
王丁休寧有專遞之使招不穀了白岳舊約爲使
者敦迫遂負裹以去亦以人來言足下迎僕不遇
且西晤矣　大子都僕是以決計西行及留海陽

一月復不得足下消息而歲云暮矣匆匆卒買溪舸
東下臨發又聞足下頃有枌榆之念計東尋僕姑
藩不見或乘興問山陰之櫂僕過而停桡物色足
下又不可得茫茫宇宙北來南去萬物如沙鷗不
見知已上窮碧落下黃泉何以異清虛道士奉李
君命尋楊家阿環哉黯然黯然獻歲來念足下
或已抵會稽政欲遣一急足候足下乃王家使至
得足下手書始知尚留滯吳門更聞足下向道精
勤長幼三緘佛仍浦作供神子爲侶皎皎壺水來耿
入使人盃以欵抱昔謝康樂自謂得道須慧業文
人遠公以其心襟不收入社陶彭澤清虛簡遠多
嗜酒一癖成佛尚難古今文人得道獸有晉葛稚
川梁蕭子雲唐陳陶宋圃向先生數公而已今足
下酒德既淺又絕去醲釅沖虛澹寂至於遺世遺
累通侻擺落此又自足下餘事從此入道如箭耳
僕近授金液還丹道訣行之累月神氣交媾顏有
殊勝光景猶若俗務徽纆未能盡却終須了手不
敢淪墜足下可急走四明未會遲之遲之世路可

畏僕甚嫻出門至吳中尤大不宜道民遊蹤買吳
刱未有期也維足下念之足下寓吳寥落吳地王
自百谷而外恐無人矣

與王百谷

昔人云井丹高潔不如相如慢世斯言過矣僕自
猥陋細人尺尺寸寸者生平慕香山端明之風而
不敢爲叔夜嗣宗之放世人好刻畫屠生多過其
實則無他靡聲爲祟耳而吳人士尤善刻畫僕向
從市上兒三寸舌揄揚度歲月可不謂難矣渡江不
數百里則疇昔詭大儼然在伯語塚傍耽耽其目
信信其口未已也而平几側目屠生欲甘心焉者
明知彼夫無狀故爲此吠聲僕誠畏之以故四三季
間閉影滅跡不啻兩逾吳會跬步路吳中生山隹
水嵁松蘭漿紅樓門閣名香好茗圖書古玩清人
韵士何物不佳而獸以畏其人之口故次且不前
何能不生中豔亦自計生東海絕徼不與中原會
盟假令再遠而所在日木三韓國即於吳地之聲
名文物又何異焉若此然絕絕二家邨中可皓首老

矣獸以不復見王先生可勝邑邑王先生誠念故
人可無慮西陵衣帶水道民坝徼大寵霈授金液
還丹大道行之業有效不爲市井兒所覓幸爲天
人聖師所收足矣足矣王先生願聞其說乎請急
裹糧以東逃奴盜物仙去公謂是故人之弟同謀
何論其弟即當時足下故人亦不難負足下者足
下厚仔之大自長者事天欲王先生貧到骨然後
入道易耳白仲遂長絲奉佛可謂撒手好男子客
兒門寨落甚微足下念之幾何不作阮公之泣許
耳

與劉觀察先生

不肖隆不得奉候尊師起居經年矣挂冠以來屏
絕世事日惟杜門守靜調攝身心研討古人清淨
之學與人間世似隔弱水蓬萊即海內舊交都無
聞問東甌距西川數千里巴江雲棧望在天表絕
不見北鴻南雁可託素書每靜中興一念追維尊

師開府海上時略臺官之賢亡縫掖之賤倒屣設
榻給札授簡飽鱠鱸於內廚遵酒炙於母氏而又
使公子連牀傒奴飛觥屢舉每奏一篇拊掌擊節高山
流水泠泠賞音其後柄文者希權相音擢折東南
青衿之士不憚吾師游揚大過故抑不以牧師至
獲雋南國師聞之喜而欲狂謂其身與其子之獲
雋時未至若是之愉快也無何而不肖遂犯家兩
罵令令實矜莊勅謹上守三尺下惠黔首期勉自
自屋名猶在海內人千古尖底度歲月良不易爲人
矣天放道民藉手仳口屏居以來身心安好從方
外異人授金液還丹道訣行之頗有效驗了性命
以還造化此外紛紛物惣屬泡沫介推有言焉用文
之入山自栞尚存悻愨僕則以爲隱不妨文文不
妨隱僕對知已或淋漓滿紙投筆而上蒲團便空
山河大地即小蚊啞蚊何害哉東南饑傷甚矣閭閻
小民斷草根而食矣衣冠子女行乞於市矣餓極
無聊或雉經自沉矣夫責妻父鬻子矣吳越皆然

我海上為甚道民雖貧猶日不缺脫粟苦賁顧念
衆生盡饑義無獸飽居恒減食欲與餓者分饑天
下恐從此有事此足下之憂非野人之慮也君宅
日欲尋我桃花津上恐不可得請問之阜鄉亭長

與馮開之

去年大潦歲既不登入春連雨二月菜麥俱萎死
斗米一錢有奇海錯亦并踊貴並海民人十室九
饑村落山澤之間草無留根樹無完皮城市衣冠
子女輩連行乞甚或庶度不能活雖經於梁畢命河

入與開之同北面師之授其金丹玉液大道栖遑
玄一月乃別開之歩宣城吊亡妥沈君典太史文
止一月歸而遇汪司馬以使者來厚勞過之又被
留一月及買棹還溪舫迫除矣以是不得過訪先
生靖廬頃聞東山召起天路邈遐延睇關門紫炁
可勝悵結四方水旱載道饑傷天下將有故所望
有道長者以菩提心行豪傑事深思善計福此元
元道民一頂黃冠跳身物外世務可不復挂諸胷
懷此世界津梁則有先生在道民可得坦腹高枕

矣敝鄉諸生范學滂者貌寢有學王子季孟東野之流也饑甚欲就食留都求某爲之地道民亦自苦餒不能活寒士乘留都又少借交念獸有先生長者可投渠志不過欲得一童子青氈館維先生菩提心稍念之幸甚幸甚

與秦君陽

去年春仁兄復北矣旅食京華若何無論桂薪玉粒貂裘且敝馬卿易得狗監難逢留吾示山妻在昔蓋代才猶然歎之于時之難可知已弟年來奉道脩真頗有吉祥光景所若家徒壁立俯仰累人獻歲以來陰雨連三月不解花朝以後始見梅花上巳以後野燕猶蓓蕾耳並海饑饉杼軸盡空士女衣冠之族未免行乞道路甚或牽引自盡半填溝中道民臨食廢箸仰屋而嗟未能携家就食源避秦處爲之柰何三吳亦然時事大可憂敬以聞之執事所爲知已幸勿宣之它人漆室空憂祇增人咲且恚矣頃人從梁溪來知師母及嫂夫人無恙老母今季九十幸爾安康兩豚兒初授書能誦

唐詩百首他日識字學爲善人足矣不望其早掇
青紫光榮阿翁也仁兄何時歸來慧山中弟即當
披裘策杖相隨煙水間何若戀長安鷄肋弟出都
門四易寒暑都無一字入長安舊遊隔世矣戔戔
此械不必爲諸君道新安潘景升太學者知名士
也茲從四明入都弟時時向渠道足下千秋高義
向風景慕幸與之交才華風調來映人知足下一
見心賞

與王恒叔

客歲以九月出門如宛陵哭沈君與墓虎林偶逢
方外至人一見收録授以道訣餌以上藥同栖隱
逋玄道院者一月導師別去乃西抵宛上而沈公
子上艁方入楚赴丁右武之約弟待之一月不至
且收舊道還虎林適汪伯玉丁休寧使使來迎了
白岳之緣勉爾赴之復盤桓海陽者二十日急促
東下裝歲暮矣道路泯傳弟業隨方外人逺入武
當叟履單瓢不復返毋妻聞之日相對歎歎逼除
抵家如從天降喜可知已此後出門更難惟掩關

下棲堄處一室中二月晦吳門王百谷使者來始
知足下望室而北守歲金閶恨弟初歸不能遣人
物色追送行李聞之黯焉心斷春來海上陰雨連
綿斗米一錢有哥蝦菜俱湧貴數倍往年遠近嗷
嗷饑殍滿路良家夫挈其妻母携其子行乞於市
伍田羞澁莫忍相視行乞不得食則鬻及妻孥或
雉經赴水強者百十哨聚以借貸爲名行刼富室
豈惟海堧聞之三吳百越全楚之間無不被饑傷
者而吳爲尤慘嗟時事至此臨食廢箸淚下不
牧弟免矣蒲團之上足了一生不得已則尋深山
僻絕處僕爲秦役夫而妻爲秦毛女可以自全獻
念足下爲人弋出天下事方賴公等幸善自圖之
新都潘景升大學從四明北上便布此牋景升爲
伯王司馬門人博學高才詩格在黃初大曆間爲
人通爽自喜慕足下當代文衡道宗欲以執鞭從
事幸出顏以納之老母今年九十尚康強無恙兩
兒子初授書塾師敬附以聞之執事者道民奉行
金液還丹大道願有水火既濟金木交并光景人

緣若斷大事當了并附告知已餘不敢悉

與龍伯貞郡丞

去歲大潦年穀不登人春久寒積雨傷麥並海民人十室九饑山澤野夫頗食草根衣冠子女行乞於市甚而求食不得度數口不能相保雖經自盡夫婦妻父賣子者更比比有之蕭條慘苦之狀使人傷心酸鼻道民身不能化爲錢穀周徧沙界雖厪要乎一日猶不廢三餐臨食投箸衆生盡饑義獸飽居恒減食與饑者分饑明公宰官身有菩提心何以救荒活此邦父老子弟新舊稅粮須停征百姓救死不贍何能完官租明公不能以一官緩百姓須更無死

與龍伯貞

昨晨起門者報有里正二百人叩門求見僕甚倩荼來整緩征粮以僕雅受知於明公故相投耳僕辭不敢見而心實憐之道民友復思之身既隱矣極宜引避無與外事而一片慈悲墊腸累起累伏不能已已又念明公宰官菩提衆生方倚以爲命

而道民既受明公一日知何可過避瓜李不少効
頃葵外孤百姓之心内遠匹夫之志故復冒而言
之言之而納與不納是在明公矣此時百姓饑傷
甚矣村落之間斸草根而食矣良家子婦行乞於
市矣計出無聊者雉經自盡矣強者不肯甘心餒
死夜則竊盜則掠矣此時此景百姓救死不贍何
能完納官租儻嘗而爲令非不知簿書徵會急於
星火顧視百姓力竭矣無可爲計新粮舊額宜一
切暫停徵而舊者尤所當緩且閭外縣吏已停徵

明公學道愛人爲何願急停止以姑待麥秋必持
而徵之非但勢不能支竊恐百姓怨明公也干貝

尊嚴死罪死罪

與王賜谷

道民之宰青浦也蓋在明公去鎮之後不及執鞭
弭以奔歪干旄下私心惋惜然巨公厝注功伐茂
明江東父老口碑盈路具區笠澤之間崔葦屏跡
綿蕭寧居明公有大造於吳襄陽峴首天壤共敝
道民所爲向風慕義亦既有年頃挂冠神武投竿

鑑湖世念頓灰道業增長探內典於化人授丹訣於羽士斷緣息累匿景虛空海內交知露晞星散每興懷英喆亦輒磨去勿以障我靈明即天台雁宕神界又敞山靈良遲散友王恒叔釋玄折柬招遊信使絡繹覓謝未往蒲團一片足了此生矣明離奇門前古松數株偃蹇屈蟠龍拏虬攫秀色刺天道民何繇以托鉢衲衣來跏趺其下也哉馳哉馳道民爲吏抗萊蕪釜魚之節今四壁立爾江上僅斥鹵五十畝舊歲無粒米登困諸兄子姓食指頗繁幾化爲溝中瘠家兄依所親遠羅東甌所須穀小舟一舫艤隄郡國過羅有禁敬以氣義投身明公幸長者王持之數口賴以舉火牽率奉干悚息俟息

與田子秩

前年僕嘗應新都汪伯玉司馬白榆社之招時先生業已去新都矣去年與方外導師栖遲通玄觀一月開之無一日不追隨抵掌問恒齒及先生會

方高卧山中而僕亦禁足蒲團上乃不得班荆把
臂一快生平僕童牙時嘗讀先生所爲詩女史益
知先生儻蓦籠罩千古人及觀天中龍田倡和諸
草一何神采散朗也鄭廣文官冷世稱三絕老杜
當時每欽挹其人先生才秩足相埒而意氣過之
矣僕于兹事涉之甚淺得之甚易無當海内役而
海内人士往往癖嗜之比於麦與昌歌之好良有
人緣乎乃今則刻心向道矣不復與諸豪少年角
雕龍繡虎技而先生猶然以僧業見賞故敢私布
腹心丈夫了手政不在浮藻菁華假令落筆吐口
爛若白地明光錦其於性命了不相關吾曹文士
要須識得此一着陶都水蕭子雲九華處士陳陶
諸公吾師也吾將結局於大覺金仙靈人寂士矣
先生以爲何如龍伯貞勁爽有氣骨亦好道耽玄
摽人外之趣其爲吏又倫倫絕去纖丏骯髒態真
風塵外物品與僕託契頗深乃先生亦與講金石
之義不知其人視其交今即來野夫不能爲供帳
本何厓略具畚未悉惊抱

與孫以德

僕聞足下離大戚南遷乃不知是何艱棘關禁足之夫與世睽絕聞問罕通無從得故人消息秖有結念爾僕自叨仕版出爲令每佩服桐江叟両言懷仁負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提一片肝膽雖一嘖咲亦大不敢苟欲洗去浮華歸存沖素足下知我耳而目之以世俗文士見律若所謂輕俊浮佻孟浪之態僕寧有之乎惟是輕財慕義愛士結客先國後家贈寡救約已卹人之貧急人之難是則英雄義俠儻夢之風僕雖娓馬私心實好之奉以爲居身之寶晬之文士浮華氣習故已逕庭僕非以此媒榮利梯通顯誠慕好古英雄局面耻與徐庾江辭伍爾而世人牧點刻畫必欲成就我爲司馬長卿杜牧元禎韓愈載而後已姑無論其他海內人往往傳僕飲酒能至數斗不醉足下與僕共杯酌數矣僕能勝酘碟小杯幾杯平停譙吹聲舉此一端它可知已即如去歲之事公子以文墨

議論過析節鄙夫此盛德事說人乘之文致萋菲
甚爲登徒毀宋子蘭說屈何疑當時廟堂之上業
已洞瞥而嚴處之其事不爲不白矣而遠近乘聽
刻書未已吳中爲甚不聞昔者楚人左袒登徒子
蘭也此何故不過遠聽遥慶古來文士率多輕薄
無檢於今那得不然妝點屠生放誕風流足添宇
宙間一段奇事實席上一番談柄口吻津津有致
若云屠生實檢柙火風調便爾蕭索無趣此亦人
情大都貳哉屠生此身業在浦園上消十二時

建竪以不負生平鮑子既而幸藉寵靈爲令六載
得逃於大罰遷儀曹以去爲儀曹不滿歲而說人
攝之敘官削藉爲玷知已然不肖竊自度謗讟之
來非其情實即古好脩之夫或皆遣有之未爲玷
辱高明當信曾參不殺人不肖何愚矣政慤饑中
忽門者報有人至自西川急出訊之云是師家僮
送令親之官嵊縣便道過此初疑有人入蜀師何
不作數字相聞已而細問師履歷踪跡及諸子弟
親戚此人應荅如響無所遺且辨其土音審西人

也乃手勤此牋敬陳契闊此人又言師嘗一會張
大司馬銅梁司馬齒牙間拳拳不肖不肖蓋亦愛
知司馬深矣幸并道不肖傾挹師林居想清適諸
即君德業大進惣繫結念江鯉有便無忘雲札

與陸司寇

去歲先生送両沙門住阿育王寺屢以手書訊道
民且屬道民作阿育檀越某故食貧無能以財施
歎有皈依一片至心爾沙門躭還檇李手裁短疏
奉報想已達掌記秋九月中嘗抵武林遇證道生
伯而富賢豪右自多其困廩厚積深蔵日增索高
價風亶悽苦言之使人酸鼻弟家僅有穀數十鍾
諸兄諸姊及諸子姓中表家栝腹而人待哺日相
聚一室共啖此脫粟脫粟有限人饑無窮一老姊
以病躭歸歸臥數日即數日餒矣急以舖米餉之
而生平故舊窮交復時時相向道民義不忍獸飽
誓與衆生分苦惱計已無復之富家獸擁饒裕坐
視生靈之斃而惟思乘時射利道民目擊時艱若
庾鹹檀之立而智計莫可如何歌不念五濁衆生

諸苦皆從自身惡業而生現在之貧窮而餓死悉
過去之富貴而慳貪者也且今得意曾不剎那轉
盼之間溘焉銷滅墮爲燄口生爲餓夫鑿鑿如此
若曹且不信有今生來世之理快意目前而足則
亦無如之何矣若使富貴家盡好慈悲盡行施捨
以衆富濟衆貧何憂百姓饑餓柰何必不能然所
以業深而根隕因在而果成展轉反覆以積此轗
軻之坎也天王帝王張坎世者帝豈好造是坎以
梵毒衆生哉是衆生之惡業自取之不能逃也弟

身既隱矣遯於人外乃復以人世疾苦望諸曾悟
累伏累起妨我淨業滋深室憂魯甚不卹緇疋下得
無咲其私憂過計邪雖然東教以如傷爲愛西方
以平等爲慈學道人即息景蒲團那得便奉越衆
生了不關念假令一朝而化離枚蕩道人雖携妻
孥鷄犬入山谷猶恐邏者薰而出之寧得晏然偃
卧長松脩竹之下乎弟頃者深欲渡江與足下相
見圖裹粮同如京口訪聶仙翁於烏衣乃去季聶
翁云日下丹房未就秋以爲期而儻殍滿路道里

頗艱故不敢輕出遣使往候仙翁便訊足下足下邇者起居何似亦時行道當遂精進幸示其狀慶長孺酷自是我輩人須與朝夕謬仲仁辯才無碍大似維摩詰猶惜其吾端太縱橫多知爲敗多言數窮此兩言者夫夫頂門鍼也何如入夏恐未免絶粮當告急足下足下固有餘白粲幸不惜運西江之水

十四卷 終

書

與王元美司馬

屠 隆 緯真著
呂胤基 允符 選

東山察召遂出矣昔畏人懶殘相李鄴侯於嵩山預知其十年宰相張垂崖欲就藥山處士入道處士曰時方賴公救火一代偉人受天之命必應出而經營四方宅所未竟即取巨石以塞門結烟霞以

封戶猶將爲人七出品品栖未穩有道者故自已痴
知之先生才益百代名滿四海年逾六旬官登九
列以英雄起手以神仙結局受度聖師力踐大道
方且絕萬緣於人外結一茅於山中持戒律於覺
皇林筆研於大上紫綬去身黃冠在首伊蒲作供
軍持爲侶明心禪觀煉炁中黃勾迹泡空世情灰
冷矣不謂天意有歸人緣未斷安車再至玄纁累
加溷我烟蘿妨我松桂往被召命公心如石固嘗
抗表力辭罄坯掩戶道民亦詒書力沮先生無出

先生深領其言方且謂一丘一壑隱計成矣何圖
詔旨累下強縶幽人重惠兇搜山迫而令出昔晉武
禮聘陶通明通明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一牛著
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駈之武帝見而咲曰此人
欲效戴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遂舍之夫曳尾二
作徵命遂停咨事山中成其高尚都水所以卒了
道華陽怡雲聽松若當時必強而迫之通明雖欲
石隱恐不可得先生隱志堅矣向道篤矣數辭數
召終以出山實朝廷張弛天之網豈謂先生鴻飛

尚未宾邪嗟嗟差道人即煉性死心櫛柄在手猶須
積三千八百功行圓圖滿然後罪消福長書名上清
故僕以爲煉性死心則在位不如滿圖榮行積功
則滿圖不如在位雖然煉性而不以事性猶未煉
死心而不對境心徹之地故尚父范蠡留侯東方文
所稽以了道成功者諸公皆登三事之榮建萬世之
餘長源稚圭玄英諸公皆登三事之榮建萬世之
第歸根大道古籍劉仙仕宦之不妨成道也如此
願先生此出以公忠慈恕處事以清虛淡寂宅心

計安社稷救寧黔首推轂賢才湔雪寃滯弭恬抑
躁崇正絀邪摧挾強禦柔惸無告上合天心下孚
人情時田霧光念在般若即菹事服官顧或反賢
於蒲團上功課耳方今氣運近衰四方多眚南北
洊饑流殍相望入春來我海上霣雨三月米穀踴
賚耔軸盡空城市連袂而行乞鄉野桃籍而填渠
木無完皮草無留根傷哉元元楚毒至矣今先生
在事何以拯之幸勉作良圖燕居深念積累功德
無逾此時矣陸五臺司寇有一片菩提心爲國爲

民至、　生須與事事商量道民雖一介文
墨小生往而爲牧宰奉三尺下惠萬姓實賙胝
皸皴髮膚不愛恤餒周防嘐咲不苟此先生所耳
而目之而佐家攜擄掖忌者乘之必欵文致成就我
爲浮薄文士而後已先生知我乃亦云相如故勝
井丹無乃亦投杼於三至邪嗚呼藉手仇人吾知
免矣弋者不至矣鴻飛可冥矣庸詎知失馬非福
乎去秋道民得遇方外異人授金液玉液口訣更
得餌先天上藥行之頗有效又過衡岳金仙翁授
玄關一竅初機後手乃知喻君所聞殊草草而因
以爲利益非其人矣去年冬陵哭沈君與墓罷
赴注司馬白岳之招歲暮乃東擬今春如婁上訪
先生以頃所聞與相印可而前茅且出矣業在仕
路便非野夫所宜往遂徑次且不前敬修尺書道
此纏綿遥望金陵一衣帶水悵矣神飛張東沙大
司馬季子孺愿丽漻翩翩佳公子也向風慕義願
爲執鞭幸先生物色之不悉

與陸與純司寇

東山遂起海內相賀倘黃髮故當終宪厥用道
民靜中細觀天地升降之幾陰陽消長之會要可
鏡其大都六合間苟有一大事必生一巨人以擔
當之注厝擘畫世界攸賴非常之元固非常人所
辦道民竊計方今天生明公所爲世道有二大事
聖人既遠三教之理晦蝕不明互相排詆宗周孔
者矯張虛僞而踐履疎脫皈西教者馳騁乾慧而
性地轉迷在在出世莊無指歸世趨真儒亦罕真
佛無真儒故上理不登無真佛故了義不徹學人
惶惑何從得榜樣明公踐蹈矩矱佩服仁義亦既
羽翼六經標幟先民乃文研鹿死之精旨傳書潔
之心印以興教振宗爲任以度僧造塔爲功以利
濟普度爲願以慈悲平等爲義而使叢林泱泱如
衆流之歸鉅海搢紳學士如傾葵之向大明煩昔
躁競者望閽而銷鑠譎曲淹汙者瞻容而顧化所
爲世道大事此其一也我高皇帝蕩羯胡之羶穢
廓寓縣之氛霾拓土開基損安黔首豐功偉德滲
漉隆厚矣以故二百餘年來皇輿有泰山之安生

霸有春臺之樂自古國家承平郅隆蓋未有盛於今日者乃邇來時當久泰人狃治安道民竊觀閣寺漸橫內寵漸張黠虜漸驕邊防漸弛將士玩寇宗室失所士大夫惟顧身家而罔念公事閭閻小民日崇嫚侈而不守檢防理有盛而必衰物無成而不壞天下之隱憂正在今日方今大小臣僚絕榮肥之心懷思篤之慮者能有幾人天生明公爲國砥柱逮事三朝以身任天下事知無不爲懷忠秉直謇諤謇謇方始而袁州父子顓恣則每事裁抑袁州近者江陵驕橫則每事匡救江陵國有難事人人欽迹以退避而明公獨挺身以當之國有大寃人人箝口以自保而明公獨奮臂以拯之進人之賢而其人莫知所從解薄今當今之世微明公其誰爲大臣奉公憂國之楷模乎所爲世道大事此其二也嗟嗟天下承平久矣乃頃秊以來四方災異無日不聞南北歲事不登饑傷滿路海上去秋大浄爲青入春霪雨連緜二月米穀踊貴菜麥萎死四野蘆草

根而爲根良家牽子婦而行乞老弱填乎溝壑強
梁習爲椎埋今商仲春業已嗷嗷若此入夏以後
當不知更作何狀矣道民聞之吳越之間無不被
災之國豈惟吳越赤縣神州多有之恐天下從此
有事矣當今所尚以爲長城非明公而誰願益以
菩提心作豪傑事諸凡所以康濟蒼生萬安宗社
者不可不深計而熟慮也道民東髮以雕虫一技
成蹉名於海內海內皮相之流往往以文墨賢儒
日之又見古來文士多坐跡狂輕俠遠聽遥度意

道民故當是一狂生而不知道民乃不其然亦嘗
寃心當世之務往而爲今揮汗鍼坼勞勩不辭砥
行澡身悉儆惟謹思欲勉樹尺寸以酬生平諸所
眉書庶幾鉛刀一割之用業亦頗有物色之者矣
顧爲仳家敝齒放廢於時乃便絕念破觚揮手杜
絕研討無生之理無求不死之方瞥爾出塵飄然
度世道民免矣天下事可勿復望諸曾懷矣孔子
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介推云身既隱矣焉用文
之道民既已遯身物外即攬結雲霞采擷芝术調

心鍊性匿景戕光故是道民今日事乃復呶呶焉
以尸祝代庖以蕞食而謀肉食不亦過乎雖然滌
室女子猶然憂魯發不恤其緒而憂宗國之衰道
民魚不肯嘗食君祿厠人臣顧安得倚高枕坦腹
弁髦當世邪假令天下從此有事物外野夫求爲
高枕坦腹胡可得而佾翔審詧當今少可與語求
其剴鉅碩大負當世之望而又爲道民生平知已
無如明公者故願與明公一吐胷中憂懣少自見
且感槩忘知已耳請從此投筆卷舌矣道民進不
得爲留侯鄴侯退不失安期圖南天下事賴有公
在道民何憂焉惟是念公春秋不卑矣沙門瓶公
來問知明公起居神氣尚王更願益講樊調之學
以延社稷蒼生之身百凡可佐公家緩急可爲生
霧請命者幸事事留念所謂身任天下知無不爲
者明公之心也道民伏在下風敬竢嘉譽蒙委作
阿育王舍利殿檀越寶人不能爲財施惟草募疏
勸善緣少効犬馬耳元美公遂出亦世道一助不
審其於淨業無妨否

與沈純父

道民歸海上方且挈伴結雲霞搏弄日月以鴻濛爲舟以元氣爲柁順流而放乎瀕漾之淵以求所謂十洲三島金堂玉室琪花瑤草巨鰲負之無風而洪波百丈者庶幾左擷浮丘右拍王喬南宮書名北斗落籍與天相畢矣此身長在蒲團而儻忽神遊萬里雖未即到虛空粉碎撒手上清而把捉提拈欄柄在我業已真見之要眇不出乎混沌希夷金木間隔實惟情塵鹿雯識一空子母自戀若雲在醲若金在鎔大藥不難生黍米不難結手模盌孔通身是汗矣僕別來所得如此足下生平知戊乃以悠悠之口投杼見疑乎白蜆所以忽變海鷗所以不下道民隱計初成了手可無乃頃者屏翳爲害並海告儉十室九空強者椎埋良家行乞村氓時挑苦菅或斷草根而蛟螭猶然肆雲入春積潦連綿三月天時如此野夫仄仄恐有隱憂將不得高枕而卧長松大石則有猼訑鷄犬入山谷最深處身爲秦役夫妻爲秦毛女吾知免矣足下才氣

無窶又爲世之所指名天下事必集於公願平居
澄神養炁深計孰慮觀察事勢結納英雄它日建
立非常照輝史冊者舍足下而誰嗟嗟世界有公
在僕不妨作擊伯陵麗公陳圖南夫僕之踪跡南
不出大和東不出台宕公它年角巾野服見訪乎
雖不知我猶當見之其請以絳飛花下爲期焉師皇
弟子焉貞白力主足跫起入病醫家之良聞且卜居
就李足下幸善遇之即不用其刖後其人故自雅
流閑之與僕訂鹿門同隱約果如石不此君散朗

惜火精堅元炁公遂出髮短齒落匠猶銷亡矣柰
何舍淨業而趍畏塗裹被召僕嘗以書力叵其出
山人進退安援此公最恐天下以耶耶先生爲九華
今不復爾亦自有說聞足下乃有終焉志此恐不
能鄴侯要終須一動天文爾僕業禁足不復出遊
足下儻欲聞不妨以扁舟相過

與虞長孺

去歲別足下之宛陵屬沈公子有楚遊遲之一月
不至乃赴汪司馬白岳之招逼除始返里社歸而

親交過從識咲便不能如客遊蕭散可理淨業海上去歲不登入春積雨菜麥萎死饑饉仳離野人無力極此大眚徒扼腕孚雪涕而已王函雲笈考仙真成道多在季世降魔除妖拯危靖難上安社稷下救生靈生必有期成必有爲許旌陽龍汊八百之識業當此時而去秋颶風大淙山徙海溢蛟螭爲霍在在有之東南恐有隱憂願足下努力大道身當龍沙僕請北面膝行而乞下風矣方今娼妒不皓蒼素失色物多匿情人懷浮巧口吻能耳方寸羊腸陸沉之患又不歇專在蛟螭負蟻蠓之智寶蜉蝣之期者無論即有抗志人外栖神環中而心非精堅道非醇白功分於築室志奪於多岐此生易淪彼岸尚遠求其嚴密深沉雄猛專一立竿見影不了不休方今足下一人而已僕二六時中不無出入不無把伏而回光返照未敢暫忘人緣稍謝輒做蒲團靜功頃頗覺神炁相見漸有交媾之意雖非了手實得初機始知大道只在混沌希夷除此之外都無是處何時與足下互相印可開